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明談孺木著  
棗林雜俎

第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Yellow rectangular label at the top of the page.

Large yellow rectangular label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逸典

金陵對泣錄

定策本末

定策不預內臣

御容儀注

歷數

勸遊

監國儀注

紀元

史相國督師

項煜

亂階

常應俊

鄭元勳

勳臣跋扈

阮大鍼

郭維經

馮可宗

王肇基

陳堯言

從龍內臣

黃澍

慈鑿

劉總憲宗周

北使事宜

朱統額

周鑣

周鍾

異議

谷國珍

王鐸

李沾

欵案

名叱豕宰

張捷

劉澤清娶同姓

趙體元

中書一品林超

劉孔和戲言取禍

武英殿

寓書史可法

女伎

避諱 缺

修史

御寶

選宮

大內石刻

徐洪基

王世忠

民謠

王氏奪封

東宮

童氏

邱報

高傑

皇陵鬼撲

袁定

戶園

朝班遺詩

蜚書

唐世濟

楊文驄

周廷儒馬士英作聯

路振飛

屠象美

方國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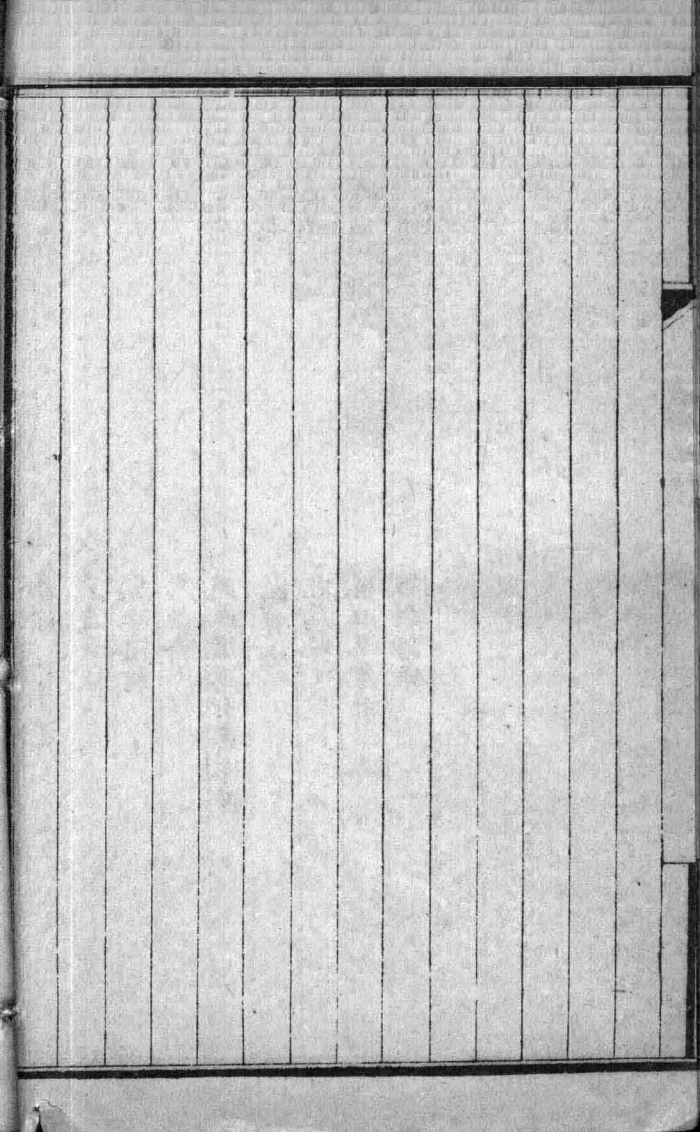
迨薦䟽

江寧謠

偽弘光帝

羣忠備遺

白門語錄



明 鹽官談遷撰本著

逸典

金陵對泣錄

甲申長安陷。光祿寺署丞膠州高弘商困賊中。脫歸。秋。求省其兄相國備述前。廼設錄之。

三月己丑朔甲辰。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門諭曰。國家多事。南寇北胡。聞寇已薄固關。雖無確報。可謂迫於門庭。朕已修省待咎。此時何以撲勦。何以安人心。何以生財。何以足用。爾等其熟計之。滋陽知縣黃國琦首對曰。賊之驕。歸於招撫。從來招撫無裨於事。因請收拾人心。及用人之要。上問安人心。曰。安人心不難。在於聖心。聖心安則人心自安云云。上首肯。筆記其名。又問生財。對曰。今生財。立於澆云。捐助俱非也。豈可一而再。再而三乎。皇上遠慮。宜搜內藏。盡所有。以為外解。上又首肯。因問用人。曰。天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為用云云。上大是之。立除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畢。俄傳外札。上手拆閱訖。倉皇遽退。各官不敢散。已傳旨更

即宮翰林官。何不與坐。以楊學士觀光林中允增志侍班不坐也。按侍班閣部等  
夫按例不坐。而鴻臚所說本于黃國琦面述。或艱難時特禮。時閣臣皆坐。云已設坐。  
未得命耳。駕回宮。各官乃散。後知傳札以賊至昌平也。各官環閣。臣於御河橋。楊觀  
光等責以城守事。魏藻德曰。大家做靠不得一人。是日內閣課庶吉士。東宮日講  
官劉理澗何瑞徵講論語首章未竟。東宮沉吟曰。不亦樂乎。不亦說乎。二平字可  
珣。因視兩講官而笑。講官亦笑。賜茶。退夜二十刻。部推左懋泰戎政兵部右侍郎。總  
督城守。未報。

己巳。閉都門。時傳兵三桂兵至。不知即賊也。夜攻阜成門。平則并廣寧門。彰義西便

門。漏二十刻。砲聲漸亟。砲實內向。人不知也。丁夜後。砲愈亟。賊環攻。有旨。城堵尚

虛。一千八百有奇。守卒俱禡無餉。襄城伯李國楨不登陴。丙午巳刻。賊入阜成西便

二門。人不知也。

丁未。昧爽。市人云。宮女出正華門。或傳。聖駕昨出城。辰刻宣武門北順城門。有內

臣戎服。可千騎。云王太監救火。呼開門。答以鑰在中府。曰亟碎其鑰。擊之未碎。或云

前門。正陽開。遂沿前門。弘商至。則被夫砲不可近。自公生門入長安右門。還宮。巳刻



賊入宣武門肆殺掠。內臣被禍尤慘。李自成射承天門題榜。天中天上。馳入宮。中刻偽示五城購車駕。

戊申午前。內傳。先帝自盡於煤山。偽諭明朝文武大小官員。俱限次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彙冊送覽。願復官者。量才擢用。不願復官者。革職為民。准給路引。即放回籍。敢有匿而不報。兩隣不舉。長班房主。一併誅戮。特諭。自是各官俱分投職名。權將軍李友家。自己至酉。共報七十三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革職回籍也。王賊錄職名籍貫。履寓舍。僮婢長班。錄訖。皆驅對廳錮之。工部侍郎陳必謙。不即入。舉以輿扛。己酉。先帝后移東華門席舍。兵部武選主事。大足劉養貞。出私錢八千。得柳棺殯之。先帝不幸時。首露網。右足靴。身布短後衣。胸題朕既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先后長椅昇出。先后衣笄甚肅。鼻微傷。其裳紉結。越三日。賊出梓宮。一丹漆一黝漆。改殯焉。先帝冲天冠。龍袍玉帶。漆金靴。先后袍帶亦如之。寔王騎驟來臨。不敢哭而去。次。東宮亦驟至。青衣褻帽。頭觸地良久。雖不哭。隱痛不能起。賊擁去。諸臣臨哭。可四十餘人。臨而不哭者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哀毀被執。至李友處。友據丘字衙衙。許錦衣宅。年五十餘。性兇悍。所錮各官。許家人傳餐。印其面。

而入出即去之。

癸丑薄暮。李友傳各官。各據朝本朝見光祿寺監事林蘭友問朝本何若。有佐史吳某云。紅搢黃面。開見蘭友如其言。餘仿之。刑部尚書張忻言黃搢非所用。付紅單職名。人多從之。酉刻李友列騎七十三隊。隊騎各五。露刃。押出各臣赴高鋪。偽將劉宗鼎拘各臣千六百餘人。獨免丁夜叱起。俱蓮垢。予匹馬五騎。飛驅入西長安門。出東長安門。過御河橋。皇天夾道。進東華門。至此始知非朝也。至會極門。牛金星深衣盤坐棕毯上。面東向。右侍郎宋企郊亦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授緡紳錄一部。硃筆點唱。先令甲科打躬。餘誦鄉貫。諭高聲以應。或托疾。令扶候。合選即圍於錄上。赴部聽鈐注。否且回各營。奔仆數人。

乙卯又選各官昧爽。騎由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杌坐。投注官面西向。宋企郊亦杌坐如前。唱選預名者。令候會極門。否則出東華門。或令出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西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多勦賊。

丙辰各營拷職官。追賊內臣加炮烙尤熾。劉宗敏家論官大小勒限。賊完日釋之。李友張□葛□等。各混拷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三員。選用二十九人。聽其自捐。夾傷十

之四。劉養貞再夾再呼。太祖高皇帝追四十三金。又銀杯二。又徵之。不應。曰。寧死我也。□□□王都等杖斃。黨崇雅。除通州倉場侍郎。來謁。李友角巾綠衣。諸人就問。竟感額不答。中書科舍人。吳橋沈□□始被拘。佯風疾。時呼流賊來殺。流賊顛狂。潦倒。屢受鞭。不之撓。四月二十二日同釋。

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即位。塘報吳三桂舉兵逼京師。戊辰。李自成馳偽勅及吳襄手書招之。至天津。碎其勅。擲父書不啓。斬從使四人。釋回一人。偽勅自李友家發。李自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兵站隊。站隊即出師也。

庚午。李自成脅東宮二王及吳襄東行。賊將祥符李肖字大其寵任在。劉宗敏李

友等下。據吏部郎左懋泰宅。從自成敗歸。述其本末云。前哨至通州東。值吳氏兵失

三十騎。至天津西口。防禦使張若麒。巡撫黎玉田。李希沆各迎自成。喜甚。若麒疏薦

三桂自成所過。各官道迎自成亦晚。東宮乘驛。值各官問其新舊。見舊官淚下。手

指其心曰。甚利害。須耐。見新官色喜曰。真爾主也。善事之。舊官或稱。殿下。揮止之。

自成至天津。三桂結方營於東。勢孤。賊西聯七營甚盛。自成單騎呼吳將軍出語。三

桂出馬。自成曰。大勢已定。將軍何固執不下。我使可殺。勅可碎。老將軍手書獨不可

拆書三桂叱曰爾養馬私夷不得稱我將軍且弑我君父藉我家口不共戴天何言  
降也我兵雖有限亦不浪戰生死由天自成曰將軍誤矣此語何自得之朕今日尚  
賴將軍奸人挑掣幾喪大事先皇帝自盡非我偏也東宮及老將軍固在少頃  
並跨驢出吳襄曰爾毋信浮言聖上未入京先皇帝即自經兒知之乎及入京召  
我夫內同飯祿我全家日賜存問恩甚渥兒宜謝三桂怒曰非我父也吳氏受國恩  
三百年不能死報而甘受他人之食乎料家書如此故擲之襄又勸謝三桂哭曰求  
見東宮三桂叩首馬上大慟東宮默然良久自成勸通語東宮曰將軍速謝  
有明主可事矣毋惑浮言且父在三桂哭曰惟主命馬上謝萬歲又叩襄首自成令  
東宮同襄回營自成曰將軍赤誠能容朕單騎勞軍乎三桂諾自成東入吳營下  
馬三桂亦下馬各拜云我君臣幾誤於人言此後藉重將軍不淺容朕再謝三桂辭  
拜竟如主臣禮自成因問守榆關之策答曰往關外有八城可恃今八城亡關外失  
險臣因其難守奏請入關先皇帝疑焉以臣家口入京俾臣守關如戎馬至關未  
易守必先收入關為上策自成曰然即藉將軍圖之三桂謝不敏且乏兵餉自成  
曰兵餉易易耳我兵三十七萬留騎十萬金四十萬資將軍功成當厚爵相報三桂

願以身任自成曰朕回營即發勅付將軍三桂又謝請往登關門指示形勢許之至關閱城又出至一片石

戊寅晡刻三桂宴自成上坐東宮左之三桂右以東宮在竟坐地西向吳襄送席不與馬酒數行忽笳吹大作白標彌望三桂即起抱東宮去還欲執自成已上

馬無及矣天遽晦賊方解甲不備北兵突擊賊懼大潰追殺亡算僅四萬騎回京

步卒盡沒上徐李肖宇口述亦待宴其所部萬三千人變還騎十七庖人一家丁二云經戰十三年未有如此之敗者人馬擁塞自相踏藉漏刃逃生言之猶

為碑

癸未午刻李自成回京入德勝門被蟒手白布拂面從馬約七千匹列東華門二十騎自御道入東華門前一賊抱嬰兒不知誰也初賊兵或先歸問以自成曰死矣都人幸甚從逆各官聞之大恐偽銜封署並滌去已偵自成將至仍題新銜吳襄支解於天津之西

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經李廷鼎同鴻臚寺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棘何益極之有劉宗敏厲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語敏曰爾十幾年辛苦一旦敗壞若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

李友

甲申果登極。殊草草。我 太廟主早燬。從此壞民居。運入大內為焚具。

丁亥卯刻。賊出阜城門。留卒七百餘人。入大內及各巷縱火。李友家有口部主事

□□自縊吳橋之

疑有脫誤

先是四月二十二日。西華門外粘示紫筆云。本鎮匡復等情。時吳三桂尚在天津。

高弘商拘李友家。被夾勒四百金。見李友日醉擁婦女。啼號不惜也。詹事張維機主事蕭鴻基。至夾其首。張高書鳳翔。前出獄被拘。勒四百金。不夾。

李肖宇。故祥符諸生。陷賊中久矣。據左懋泰宅。懋泰避宅後。通款。招高弘商。屢候之。肖宇因言從賊久。猶在人下。欲乘其敗。圖自成。不果。弘商遁出京。亦肖宇資遣之。

定策本末

甲申四月。京報絕月餘。留都疑沮。十三日。有中人夜至內府云。京師三月十七日。失守。餘不能詳。翌辰。張總憲藐山。以御史周元泰。朱國昌。郭維經。米壽圖。至高司農。經齋所。值他出。候之。而經齋值徐魏公。弘基於皇城下。亦聞之矣。少頃。經齋及史尚書。可法。侍郎呂大器。姜詹事。曰廣等。俱集議。監國首及福王。或云潞王。時並僑淮安。或

云惠王在漢中。或云桂王在廣西。然遠不即至也。高張之意屬於雒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恐北耗未確。遂巡未決。俄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丐朕手菜筐。出京夕。砲聲遠震。迨旦寂如。餘不知也。諸人唯唯守制。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桐城雷演祚亦召至。各散。是夕遷上硃齋書。乞遣部曹往淮揚攝漕舟。暫還留都。明日筮京師。得泰之九三。无平不破。無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筮留都。得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自是北耗仍杳。二十二日。史尚書以三千騎勤王渡江。攜印往。俾呂侍郎署部。掌禮部印。越三日。史尚書速諸臣往江浦議事。時漸知國變。不果往。呂侍郎得史手札。立傳示諸公。還寓總憲署中。獲目之。諸公日素服會清議堂。謀葺武英殿。二十七日。有中入奔南。備悉凶問。諸公皇皇謂定策非本兵不能濟也。是日告奉先殿。姜詹事撰文。高尚書舉筆。云神宗皇帝之第一子。第一藩云云。而史尚書之手札至。意專衛輝。尋又札云。雒陽衛輝並南下。當拈闡。孝陵之前云云。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明日抵龍江關。先召見列侯。尚書史可法。高弘圖。程註。右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王左手挈史。右手挈高。亦跪泣答之。角

巾衣葛坐榻上。枕食俱缺。蚊蟻不與。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謁孝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而馬士英成之。史尚書前督鳳陽。稔知福世子。湛於酒色。礙於眾。遲疑不敢堅執。實為社稷深慮。非私計也。徐弘基。值高司農。皇城下。曰。事亟矣。惟賢是立。何論序乎。時潞王南下。揚州鎮江。假史尚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其後。以國予人哉。史尚書在高郵聞福王舟近。即列諸公名啟迎。而士英初意亦不專雒陽。與史尚書同偶。值福王舟擁而南。背其始議。後謂臣以兵十萬。護蹕臨江。欲駕南都。諸公之罪。給事中李汝謂告廟文。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出臣筆。俱非其實。故備記之。初。遷聞王謁陵。出朝陽門外。萬眾伏候。見王乘輦。角巾半汙。舊手搖白竹扇。有隴畝風。竊心宰之。不謂淫佚敗度。為懷慈之續也。追思史氏之先見。真純臣苦心矣。後世誰誰諱之者。王陵還宜南。自洪武門入大明左門。宿便殿。竟穿朝宿外署。非禮也。前。王于食有福。隱寓福藩。平陂往復。於時驗矣。所占留都。高尚書拜相。尋罷。明年留鄰不守。

定策不預內臣



守備太監韓贊周素有賢聲嘗任中都而史司馬撫淮故相善及移南京先帝嘗密勅此兩人相傳內府定策時或請共議高尚書曰如此大事而內臣預之何以先史乘乎又勲臣不預時共側目

御容儀注

五月庚寅以武英殿所奉二祖后御容遷奉先殿二祖御容五軸命文武大臣五人恭捧二后御容內守備及司禮監官恭捧各青繡服行禮殿外侍班候主祭官祭告畢更吉服進武英殿拜叩如前請御容至龍亭內移奉先殿叩首出隨更青繡服侍班候主祭官祭告而退

歷數

前聞記高皇帝嘗命劉伯溫卜歷數曰過順則止高皇帝遂以手書空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今李賊偽大順而清曰順治不其應乎甲申五月先監國一日工部主事餘姚胡其枚整武英殿榜得一萬曆錢謂佳兆殊不然舊朝鐘微裂墮地起而懸之仍鐃鉦有聲初欲移靈谷寺鐘不果

勸進

監國勅進表。呂侍郎委某作。迫期登輅。待於行宮。諸臣俱不及展視。

監國儀注

禮部儀制司案呈。本月初三日。行陞座禮。先期司禮監設座內殿。設實座奉天殿。欽  
天監設定時鼓。錦衣衛設鹵簿儀仗。尚寶司設實案於奉天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  
設而不作。是日早。鴻臚寺引導駕執事等官。進至內殿候。駕陞座。太常寺設酒果  
等物於奉天殿丹陛上。王具冕服。導駕官導。王行告天禮畢。入內殿。文武百官  
各具朝服。丹墀內序立。鴻臚寺引執事官。進至內殿。傳令百官免賀。免宣表。止行四  
拜禮。贊執事官行禮。贊各執事。鴻臚寺正官跪奏請陞殿。王繇中門出。陞實座。錦  
衣衛鳴鞭。欽天監報時。鴻臚寺贊行四拜禮。訖。通贊唱班首詣前。引禮官引班首官至。  
班首前。通贊唱。總攝笏。班首跪。搢笏。承傳唱。眾官起。百官皆起。捧寶官開蓋取寶。跪授班首。  
班首首官捧寶上言。殿下進升大位。臣等謹上御寶。尚寶受寶入蓋。通贊唱就位。拜興。  
班首百官拜興。如之。通贊唱復位。引禮官引班首官。自西降復位。通贊唱俯伏。興。平  
身。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駕興。百官以次而退。儀注出主事。吾寧吳  
奉。奉子。吳年老。拘會典。不達時變。如奉天殿嘉靖壬戌。易稱皇極殿久矣。南京諸殿

俱廢。僅武英殿存。當直稱武英殿。以紀其實。雖奉天殿在。宜暫避。正見監國與即真不同。況無而為有乎。仁宗昭皇帝。以東宮監國十六年。日御文華門。恭仁康定。景皇帝。以郟王監國。御奉天門左。天順初。英宗復辟。羣臣始推御座居中。前事歷歷如此。儀曹失攷。冢宰張藐山先生曰。吾欲薦子為禮部司務。以襄一時之闕。子力辭謝。

### 紀元

閣擬定武洪光紀元。上拜天探籌。得洪光。張藐山先生曰。光字。上於文為火。清朝順治。曰清曰治。俱從水。水能克火。奈何。果如其言。

### 史相國督師

鳳督馬士英。挾迎鑾之功。自江北來朝。不欲出鎮。故事。輔臣必有入閣辦事之命。士英特繫銜大學士。非內任。竟据政府。史相國度不能外。自請出鎮。鑄督師。輔臣之印。士英忌史聲著甚。而史先東士英。有福藩不忠不孝等語。士英意脅之。史求還故牘。終不相忘。掣肘陰螫。以勞動難。泯遂移構。新建姜相國。謂觀望異議。莫併陷史氏也。姜詹事善酒。好卜夜。胸臆洞達。不少諱忌。告廟日。諸公集內府。詹事俄出。太監韓督

周事趣之。成禮。又明日晨後至。及上監國。張冢宰疏放卜。上用史氏高氏。遺詹事。謂詞臣何獨推一人。於是再推姜曰廣。王鐸等。姜雖並相。上意不懌。尋引去。蓋中官譏先生侍。先帝講筵粗疎見忤。又擁戴非其心也。

嘉善兵進士亮中云。見史相國手札。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讀書云云。又周府保

寧玉。嘗陷賊。脫歸。相國才之。欲推立焉。夫相國曉人也。安有推立郡王之理。

### 項煜

詹事兵縣項煜。自燕逃入金陵。五月望日。緋衣同賀。諸臣怪之。蘇人攻其從。遂搗。解終訕。乙酉六月。渡浙東。至慈谿馮元颺家。或曰賊臣也。偪馮之門。出之。投江橋下。載沉載浮。有磨菽者。手溺死之。江橋一曰太平橋。煜嘗夢人題太平字。故再適竟不能死。

### 亂階

燕京從逆諸臣傳報不一。其最著者。鄉人乘怒。輒馳檄聲罪。姑蘇則首項煜。錢位坤。東寧顧湯有慶。常熟則首時敏。皆焚毀其家。金陵攻姚文然家。庶吉士寓金陵刀拒之得免。雲冠污逆三尺。其在何煩邑屋之紛拏也。尋臺臣嚴禁乃止。御史祁彪佳撫安蘇。

松常鎮誅首亂六人。又嘉定諸悍奴脅其主各脫籍。尤可駭。

### 常應俊

福州從駕千戶常應俊。本草工。目不知書。維陽陷。從世子出亡。有保護功。南渡後。出入行營無間。官都督同知。猶少之。求放歸。封襄衛伯。祿千石。見高相國。跽拜稱名。相國止之。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以天順初。袁斌哈銘。為此言不宜封。不允。

### 鄭元勳

高傑徧揚州。士民拒之不納。進士鄭元勳。起宗勸守。臣和解。時共坐城樓。忤眾立刃。死。傑兵縱掠廣陵。大沸。福緣庵僧德宗。為時推重。難民避入。薙髮坐尺地。須八十金。漕舟附婦女一人。須一金。門禁甚厲。江西陳給事。□□以與守臣善。巨室借其封。衛輿婦女。人各四五十金。積貲甚腆。

### 勳臣跋扈

誠意伯劉孔昭。猥巧機辨。見事風生。先帝召對。泣陳文臣操江掣肘之害。遂停都御史高倬。專任孔昭操江。孔昭故善阮大鍼。又給事李沾。鄰巷通好。先是鎮遠侯顧肇跡操江為沾所劾。及肇跡內召。特郊餞謝。日者彈文。非我意也。總憲張藐山。因薄

南渡初。張汝霖奉詔言逆案置勿用。大鉞廢久。覲環召計沮。嗾孔昭拉勳。臣  
其汝霖。先一日飲勳。臣立約。凌晨早朝。孔昭訴張某奸欺。專右文臣。靈璧侯湯國  
祚。忻城伯趙之龍。和之餘無對。自是汝霖四疏乞休。上雖知簡在首臣。無能留也。  
文臣畸輕。孔昭畸重。權行薦紳中。馬士英不敢抗。謀入相。不甘右列。以撫寧侯朱國  
瓚。及忻城並覲相而止。明年薦兵部右侍郎德清蔡奕琛入相。南渡之禍。始於誠意。  
滑於士英。大鉞劉伯溫嘗云。傳十三世有變。故孔昭求改相。以厭之。竟不果。

### 阮大鉞

桐城阮大鉞。初附善類。與嘉善魏大中。爭吏科都給事。因投逆璫。歷太常寺少卿。坐  
黨廢。避禍金陵。稱詩好客。素善內臣馬應芳。馬士英僑南都時。數過從也。至是士英  
黨薦言其知兵。立除兵部右侍郎。召對。以高相國廷諍。臺省交論。未拜命。而心益亟。  
士英令徐瑛之大鉞曰。我自起家。何預伊事。及蒞官。每朝罷。輒手招士英就語。自示  
於諸紳中。曰。同士英。及撫寧侯。誠意伯。狎飲。後常熟錢侍郎謙益附焉。錢寵姬柳如  
是。故娼也。大鉞請見。遺玉帶曰。為若覓恩封。自是諸公互見其室。恬不為恥。

### 郭維經

御史□□郭維經雲機巡中城清勤有能聲張總憲甚重之及秉銓推郭應天府卿兼御史巡視如故益驟難其代非淹之也郭意未慊中季給事沾之誘即劾冢宰私且兼官乃天啟末弊習章上又自悔况同官以謝冢宰遂不辨未幾勳臣訐冢宰去之

### 馮可宗

馮可宗初提督巡捕營史司馬奏改錦衣衛最冷署值南渡遂領緹校為雄職索善結納園亭聲伎見稱於時乘間進其姝麗權寵日盛

### 王肇基

太監王坤嘗肆惡於淮揚至是易名肇基求督催浙江福建金花銀得旨命閣臣具劾高相國暮歸語余曰方爭阮員海今又爭內臣專角舌非相體奈何予曰大司馬韓象雲賢內侍也俾論沮之以內臣自相制易易耳相國深善之詰朝入直聞肇基隣寓過之極言東南民困肇基曰若然吾當辭往再奏上嘉納相國予告太監孫元化督餉浙江

### 陳堯言

教浙江布政司。參政貴陽楊師孔。萬歷辛丑進士。宰山陽。庚戌降教授順天。遷翰林。特詔待。福恭王。至是師孔子文驄。馬士英甥塔也。追錄舊僚。贈師孔禮部右侍郎。山陰陳堯言。繇乙榜。亦嘗待詔待。恭王。歷雲南右參政尚存。疏乞恩。例不許。

從龍內臣

從龍諸附。初布袍革履。徒步道中。給事行宮。猶未快志。巡按湖廣御史黃澍入朝。廷勅馬士英責數其罪。上色動。云黃澍言言有理。顧高相國記之。召澍殿內。竟其說。由英臨階下。惶急。盡移其供帳出。因行金。結內臣張執中等。俱龍陽之舊也。璫勢始熾。司禮韓贊周。老成嚴重。上始而憚。中而疎。末且厭之。嘗盛夏擊毬。三人交策不。休贊周。疑立不動。私居飲泣踰月。或進玉燭臺。玉壺。心好之。寶異。日至。立報傳入。而喜。厭不恤。始雖厚售。漸斥去。索原直。即市僧亦苦之。益賈人去。責專市僧也。內臣蟒。玉紛。盤。登極。初。日。召對輔臣。或畫再接。決月以來。時免朝。八月。選民女入宮。徵教坊。類。六十四人。司燈。擇其妍少。慈鑒。恩賜。內臣金幣。獨溼韓贊周百五十金。餘各有。為廷臣無及者。優人適意。輒賜三四十金。九月。開經筵。宴廷臣。不賚閣臣。以例請。不。允。十二月。西宮成。卜日臨御。上色不怡。贊周請其故。上曰。無佳優。奈何。贊周泣。



曰。臣意官家思 先帝乃如此抱恨乎。嘗責太監馬承芳。爾但知印堂。安知我印堂指贊周也。承芳謝得免。上晨飲訖。內臣又遞解。輒舉之不却。酣淫弛縱。十月末。幾蹈漢成之諱。旋幸無恙。明年都市榜上。供春樂。貽笑四方矣。先諭閣臣曰。朕非欲貪大位。卿等免推。天子固不如藩邸樂也。初。惟輔臣是任。救偏補弊。設畢。祥符膠束之用。亦未至速亡。而黃澍激貴陽之禍。竟以覆國。

### 黃澍

歙人黃澍。年少輕侮。作葉子格品第宗婦之貌。見忤于族。走杭州。通籍郡庠。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開封推官。壬午。禦流寇。開渠轉粟。河水秋溢。因灌汴城。禍自渠始。又搜民間藏粟。并金錢奪之。汴人切齒。內召。先帝面問開渠者誰也。委之流寇。利口迅舌。人莫能難。御史按楚。未瓜。遽入朝。意覲開府。借馬士英為市。益平賊將軍左良玉。嗾馬氏。故大言清君側之惡。輒示人良玉手書。挾重鎮劫之。其廷攻也。一言一涕。甚傾宸聽。士英伏階下。媿死。澍退。捐九萬金助餉。旬云世宗。高相國問予。彼卓鄭也哉。予曰。否否。彼補杭郡諸生。父為筮質庫。小才貪詐。不足信也。澍還。按楚。士英陰遣人購良玉。而澍孤矣。尋免其官。畏禍。匿良玉所。女歸其子。按臣通婚本鎮。向未之有。

越明年左氏稱兵犯關。蕩覆我公室。雖士英之罪。摧髮難數。而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真哉

慈鑒

恪恭仁壽皇太后鄒氏。福恭王之元妃也。於上為嫡母。避寇間關河北。上遣內使。密迎之。將至。命魏國公徐弘基及高相國郊迎。值於揚州廣陵驛。登舟伏謁。敝衣牽袖。微見簾內。有尼旁侍。蓋避難時寄侶也。命賜飯。時御艦三。有司供億。纔數百緡。夕宿儀真。明日風利。至龍江關。設行幄。京兆徵兩縣媒媪扶輦。雖羣集。竟用閩人。入大明中門。上迎於午門。初過揚州。高傑列兵夾河二十里。馬可七八千匹。卒殆二萬餘人。自乘舟。儀衛甚盛。黃得功迎於儀真。候騎纔百餘。自立一空舸。不數人。

遠迎第一箋曰。

御名

欽承大統。馳念慈悼。驚塵鼎沸。揚刻刻以九迴。瑞靄天開。情遙

遙而千里。恭惟母后陛下。仙源世慶。閭教協敷。佐先帝以咏關雎。啟眇躬而美

樛。和服圖史之至誠。屬國家之多艱。鶴髮添憂。閨霜雪之入髮。鳳輿飛轡。傷烽燧之

震騰。近倫序之見推。既宗社之克紹。實緣榮蔭。爰致弘庥。初羈勒之未寧。有疎省問。

今尊養之有地。庶慰瞻依。特遣近臣。往迎遠境。俛伸遐邇之望。上憑黍稷之馨。伏社

懋展懼心。中道生河山之色。誕膺壽算。隆恩均覆。載之規月。馭先邁雲容。嗣

遣迎第二箋曰。御石孺慕依依。雖傾誠於初使。皇程冉冉。實切懇於久違。詎忍其以

九重不能忍之一日。恭維 母后陛下。聖德配天。坤厚載地。大寶曰位。方同四海之

懼心。罔極維親。專候一人之順志。長秋長信。休嘉時集於漢宮。維川維塗。警蹕尚

於天路。伏祈教時安養。蠲暑就涼。本朝之宮慈寧。宋家之殿保慶。增觀瀛慈之福。

於圖燕喜之懼。

以上俱  
子筆

東城兵馬指揮。帶俸侍衛司。正千戶。鄒存義奏曰。崇禎辛巳正月戊戌。河南城破。

福恭王妃。出避清涼寺。宿東關土房。明日至洛水上。未得渡。明午得舟。又明日至

子寨。經河北寨。維駕溝等處。及於孟津。越三日。至浦子邢家苑。二月既望。渡黃河。驅

孟縣逢 世子。隨至懷慶甲申。二月既望。賊又破懷慶。匿書堂官黃奎家。尋乘東門

放。火冒出。夜分至南門橋。值賊傷。存義旦至野水鎮。已刻渡河。至邢家苑。十九日

命存義北渡。覓寓值賊二十四日。又入河南。大盜李際過方騷擾。太妃潛於昆谷。

又北渡。入懷慶。匿黃奎家。懼泄。五月三日。與仗李希楠。書堂孫拱極。見存義相視。以

目。隱諭已即位也。常應俊遣舍人關守平。見 聖母於黃奎家。又恐泄。遣女醫家六

月六日欲出城不果九日又不果七月六日出城值賊又不果十四日乘眾出城宿孔村梁秀才莊十八日夜渡沁水之舟椅代之十九日至清化鎮乘小車二十三日經修武獲嘉等縣越三日書堂康永寧山東報國營副將張成福來接存義遣弟護行赴塔兒灣之舟太監盧九德以舟迎漸達淮揚

常照子重熙子洽曰乙酉五月壬辰黎明錢謙益肩輿過馬士英門門庭紛然良久士英出小帽快鞋上馬衣向錢拱手曰詫異詫異我有老母不能隨君殉國矣即上馬去後隨婦女多人皆馬上粧東家丁百餘人出至孝陵詭裝其母為太后召守陵騎兵自衛騎兵亦半逃所過村鎮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守閉城不納士英督兵攻之破城殺知州趙景和達近民間風外匿安吉知州黃翌聖亦遁入山中士英不敢趨獨松關迂道由安吉手書致翌聖曰廣德見拒故爾行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表識之擢於是翌聖率士民肅迎道左掃衙舍以停偽太后及士英家眷士英大悅斬樞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真偽翌聖啟云閣部既真恐太后亦非假張撫遂備法駕迎入杭州士英屯兵城外潞王恭謁太后如常禮辭之已令妃具宴送入妃躬詣陪侍太后峻辭之日夕惟與士英後妻數人相處人始疑其偽

談遷曰乙酉五月清人陷鎮江。上聞之夜出奔。昧爽馬士英云。太后來其家。同南走溧水東壩。經廣德。自獨松關趨餘杭。宿鮑侍御奇漢宅。撫按往迎。至杭州。初。馳檄稱聖駕。及見於鮑氏。乃太后也。入杭。駐朝天門東。李總兵宅。士英駐湧金門外。王氏園。徵歌如故。清人將至。士英走台州。魯王監國訪太后不得。後遇許子洽云。木后偽也。以令思之。上倉皇出奔。棄其母不顧。然無自至。權相家之理。士英計窮。脫免之智。不得不藉母后。脅制道路。彼可假天子。獨不可假母后乎。其後聞焉。無一跡。又事之不待辨矣。予時寓杭州。有游卒同奔者。云母后道中再墮馬。扶起之。命授錦衣衛百戶。會稽熊少卿汝霖。責士英不扈。母后之狗乎。士英無以應。

### 劉總憲宗周

山陰劉念臺先生。起左都御史。馳疏歷指時事之失。內及逃將封爵。貴陽及劉澤清忌之。益澤清自臨清南遁。謂中其隱。各疏攻先生。澤清疏并列左良玉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名。請加以重懲。實各鎮不知也。高傑聞之。駭曰。吾武人。乃預朝事乎。得功上章。自辨不預。貴陽匿其奏。先生前削籍。故疏稱草莽。臣入京。不攜冠服。借以赴任。士民鼓舞稱快。羣瑄亦曰。劉先生君子也。恐不得久耳。果即引告。

北使事宜

左都督陳洪。奉命北使。揭閣臣事宜。

一宣北。勅諭一。御書一。詔書一。賞銀。兩。賞金。兩。蟒段。花段。宮絹。匹。

二給總兵吳三桂。封爵勅券各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兩。

三給巡撫黎玉田。總監高起潛。蔭陞加級勅命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

兩。以上各犒賞  
請一官費隨

一祭告陵園文。

一祭。先帝。先后。梓宮文。

一勅諭。陪北文武諸臣。

二護送。領兵將官二員。各日給一金。各犒三十金。蟒段二。

一隨行。標將十二員。各日給銀八錢。各犒二十金。蟒段二。

一材官二十員。各日給銀五錢。各犒十二金。段一。

一馬兵五百。日各餉一錢五分。各犒五金。

一馬六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一驛夫二百日各餉一錢四分。犒各三金。

一驛夫三百日料各一錢五分。以上官兵驛夫共犒銀三千六百四十金。蟒段十

四段二十。

計程往還三月。共前銀二萬三千八百十四金。時賜吳三桂等兵三萬金。勞北朝銀十萬金。一萬緋段千匹。又雜賞三萬金。吏卒道費三萬金。經理河北。連絡關東軍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萊陽左懋第同往。初議泛海。改陸。入北界。有司尚禮接。至德州。忽榜示。陳洪範左懋第色不動。入京而回。中道留懋第。紹愉館鴻臚寺。懋第書壁。甯為明鬼。不為清臣。兄懋秦來見。拒之曰。爾非我兄也。屢被勸不動。及過。害。北人無不為流涕。洪範萎蕪。吐南朝情實。故獨歸。

先是吳三桂逐寇之事聞於江南。詔封薊國公。賜誥券。募都人何口以副將往致之。至臨清。進士凌駟方倡義導之出疆。入燕。三桂不啟封。達於攝政王。明日攝政王召見南城。責中朝不通好。答曰。南朝止聞吳將軍起兵。匡復。未知貴國之繇。故不及命。攝政王色解。諭以速遣使來。期在九月。時吳三桂洪承疇馮銓范文程等夾坐席地。各舉佩刀。割牛炙啖之。明日何又奉三桂詔券。擲不一視。遂攜歸。藏內閣。未以聞。

朱統鑣

資陽馬相國。雖與新建姜相國同年。不相洽。欲誣以定策立異。而新建有夙望。人無  
應者。南昌宗貢生朱統鑣。上章力詆新建。至以新臺污之。又株引史閣部張家宰呂  
侍郎等。甚眾。阮大鍼語人曰。疏出小兒手。其不諱如此。統鑣大言。須還我都憲一席。  
竟罷口科給事中。

周鍾

益壇周仲馭僑曰下。嘗忽阮大鍼。甚銜之。大鍼勢日起。仲馭知且修怨。拉某踵其門。  
誣勝祈解。終不能釋。已構下法司。仲馭嘗師張明效而相失。明效揭其短。賄登科第。  
官工部主事。避察處。疏攻太監張彝憲。云。云。君子曰。公亮乘危下石。非所以自待也。

周鍾

庶常周鍾遁歸。或問之曰。在燕時謂江南已定。不意中隔如今日也。懼。走句容。捕  
之。至拷及婦子。下刑部獄。爰書從重。改入深園。涕泣挽柵。不欲入。明年會訊。御史張  
彝振抗之。二十人以為快。已同光給事時亨。棄市。

異議



桐城雷演祚介公崇禎庚午貢士。歷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憂去。寓白下。慷慨好持論。聞國變。草檄勤王。畧曰。安危爭於呼吸。社稷急於燃眉。三百年養士尊賢。豈無英雄勁草之報。諸君子後家先國。寧忘板蕩忠臣之私。草澤有英雄。不妨南塘一出。秀才任天下。豈無仲淹其人。或捐郭解之金。或棄終軍之襦。吹簫屠狗。策刀煎收。擊筑斬蛟。貪詐並使。共襄大義。翼我皇明。轉危為安。匪異人任。建功立業。要在此時。私議立。潞王也。遣某幕客覘金陵。及福王即位。計殺客滅口。客脫走陳。學士盟。所學士嘗對高相國言之。貴陽語膠東曰。鶴洲原簡。客當相示。後劉力攻。諸臣異志。背其初矣。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第中。汗渴解衣。連沃豆湯三四甌。問所立。膠東曰。福藩。色不懌。即告別。膠東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錢悟。仍坐定。遽令僕市烏帽。謂我雖削籍。嘗經赦矣。候駕。龍江關諸臣指異之。監國初復官。八月入朝。陰附貴陽。日同朱撫甯。劉誠意。趙忻城。張家宰。捷阮司馬。大鍼。聯疏訐異議者。膠東解相印。欲卜居虞山。謙益恐忤貴陽。卻之。且不祖送。□□□□□□雷演祚中時忌。被逮。下獄。同周鏞並誅。

谷國珍

鳳陽太監谷國珍。六月入朝。改敕求照總督體統行事。閣臣難之。國珍於外宅求示勅稿。即自增入無以奪也。

王鐸

孟津王鐸。覺斯耽翰墨。工詩。五言詩至萬首。嘗微疾。弟勸其輟咏。笑曰。此即一詩目也。張冢宰再推詞林枚卜。首姜詹事。次及鐸。以上舊也。遷時對冢宰曰。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為宰相則不足。孟津是也。冢宰然之。鐸將入朝。冢宰書規以約束子弟家人。毋輒通賓客。鐸過冢宰曰。我無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始直閣。過膠東。新建貴陽並引疾。鐸票擬頗中綮。如奪烏程溫體仁贈諡人亦稱之。自以不習吏事。請益同官。已漸自諱。處分舛誤。貴陽侮之。法司奏大辟。輒除其罪。嘗作奏誤書。皇下。再被謫。膠東濱行。囑以漸退。駭問其故。曰。大臣道不行。則去。毋俟人彈文也。始。上出十角命書。俱錄先正格言。諸璫亦求書。意難之。膠東曰。足下負書名。安能拒乎。鐸本文士。處非其任。仕清。歷禮部右侍郎。壬辰三月。遣祭西岳。道卒。贈尚書。諡文正。鐸子開杜子美集。嘗見其手跋冬深詩。花葉隨天意。改因字。以領聯早霞隨類。

影。又一隨字也。九日藍田崔氏莊。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以帽犯冠。改作衣。謂端午日賜衣。何大復極贊此。吾所不知。陪李金吾花下飲。結句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吾乃牙音。杜誤押此韵矣。遣興五首。其一。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逢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陶亦欲子不仕宋耳。非掛懷真愚也。

### 李沾

華亭李沾。以惠安令。擢南京吏科給事中。謂銓郎金壇王重外之也。頗不懌。蓋國初銓曹止蕭士瑋倪嘉慶書吏四人。不諳掌故。張藐山冢宰。以王重。梁羽明。並舊選郎習事。且地近易赴。時羽明儻守杭州。沾謂重不可用。嘗受我四十金者。冢宰曰。僕起家三十年。贖多十二金。間或倍之。安得至四十金乎。僕老矣。舊練而地近。無逾王郎。若其人廉否。僕自有提衡。雖吳來之在。不能溷也。沾無所發怒。因許呂侍郎大器冢宰推沾操江都御史。畏分劉誠意之柄。求史相國。得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居亡何。怏怏。因誇定策功。以初議內府喧詈也。徐家宰虞求代。推通政。有旨另擢。蓋附貴陽誠意及諸臣內侍。其嬰援。又借名善類。求史相國致膠東書。乞僉院。云不敢失身。

他遂也拜僉都御史。尋超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七品。半載躋極宮孤。昭代所獨。

欵案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奏為矯誣。先帝者悖之極。欺罔聖明者奸之盛事。關封疆毀盛信史紀傳。不得不據事驗明。以存實錄事。臣於十五日伏枕次。見黃耳鼎。翻出陳新甲一案。謂臣殺新甲以敗欵局。此似耳鼎拾馬絡愉之邪唾。將以顛倒成。舉獻媚朝廷。以為後日賣國之地。不獨欲為新甲報仇起大獄已也。事關社稷封疆。臣何敢默默處此。臣請與。皇上先言欵事終始。我國家自有口患以來。其諸欵非一第。天啟二年。穢樞惑於王化貞之說。俾違督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為市。得功突發犯順。城陷身逃。而欵議敗。其次則袁崇煥遣喇嘛僧弔老酋。因以議欵未成。而崇煥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滅口。召崇煥授兵柄。崇煥陽主戰。而陰實主欵也。甚至殺江東毛文龍。以示信嗣。先帝不之許。遂噤口。關入脅欵。仍戒以弗得過。薊門一步。崇煥先頓甲以待。是夕敵至。牛酒相犒。勞夜未央。敵忽渝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師反。殿其後。先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欵議再敗。然崇煥雖言欵。其所練甲士。稍稍強邊。備未嘗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振於邊。嗣是中外靡有敢

言欵者第歲久我叛帥纍纍家遼西益相狎習邊將益約節士卒復與北購偷旦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至楊嗣昌為樞密廉得狀時北亦適內寇於是再以欵市聞先帝命偵實情竟得嫚書大怒格之而欵議復敗嗣是即新甲主欵矣新甲令石鳳臺與北通而惡洪承疇撓其事因北困錦州急遣張若麒往催戰欲乘間殺承疇脅欵此即向者崇煥殺文龍故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松杏城死守若麒計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師舊輔臣謝陞見邊事大壞憶督臣傅宗龍臨行有樞臣計專主欵之語發聞先帝遂召新甲陞見切責良久編詢諸輔獨陞對曰彼若果許欵欵亦可恃議遂安時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己而遣一瞽者一黠生與馬紹愉偕往往義州議欵四月歸北不具表謝而復得嫚語先帝知為所紿大恨而欵事又敗蓋自辛巳張若麒倡迓後舉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盡掃若成謀國之臣無不私祝望欵事之成庶幾稍有息肩至天子親發璽書下明詔首臣屬草次輔書真誠樞臣撫使者而遣之為使者飭冠劍連車騎至塞外我邊臣椎牛釀酒張筵十六席燕北使北之酋長遣綱紀一美少年一龐眉皓首之老來會絕不語及開市事問之則云待老憨命及憨至義州首詰諸酋長私與中國通擬殺我

使人譚事者為之祈請叩頭乞哀。馬紹愉等抱頭匍匐竄歸。恐彼尚未見愆。面令反  
餽。稱親到瀋陽。不幾夢中囑語耶。且先帝之誅新甲。非以疑事。臣之擬新甲罪。亦  
非悞不待時也。先是四五月間。乞款不成。沸滿長安。臺省惡其辱國傷體。盡發新甲  
前後奸罪。章滿公車。先帝概不遽下。忽於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十餘本悉下法  
司。併下新甲於理。新甲金多黨盛。為之祈生全者如市。及臣發諸糾疏讀之。或言其  
賈總副鎮。金銀累巨萬。從海道運歸。或言其陷遼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使  
聖子神孫塗炭膏血。流離無所。臣請至是而不勝毅然髮指矣。越旬日。而御史臺  
陳萬虞。廷尉莊憲祖。臣司官韓一臣。各以讞語至。詞義嚴確。盡與死比。又越旬日。臣  
同法司集於都城隍廟。矢諸明神而讞之。新甲口供所陷諸城郭親藩。與所糾無以  
異。於是引失陷城塞律。秋斬。上時舊輔臣周延儒為新甲營解甚力。面奏謂國法大  
司。馬口不薄城不斬也。先帝曰。他邊疆。即弗論。侈辱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延儒  
語鑿。先帝尚以秋斬未徹辜。諭臣再核。臣於是引居中調度。臨時不能策應。因而失  
誤。軍機存。並斬律。朝上。午即奉旨曰。陳新甲職任中樞。失事重大。貽禍慘毒。朦玩  
支辭。誤國負恩。祖宗大法。具在。朕不敢私。着即會官處決。欽此。煌煌天語。具在。而

謂臣殺之乎。且新甲於九月先正兩觀之誅。舊輔王應熊始下賜環之詔。前後相誣五六十日。乃謂復起王應熊。疑新甲所為。是又敬以新甲誅後之事。為新甲誅前之事。何其謬戾任意一至此也。况先帝厲精明睿之主。非昏庸亡國之主也。庶獄庶慎。無不親裁。編扉大臣。惴惴過慮。豈有誅一樞部大臣。而竟聽臣下鍛鍊者。耳鼎視我。先帝為何如主。而概以漢之桓靈宋之理度。同類視之。此臣所謂矯誣。先帝者悖之極也。又耳鼎謂新甲。颺歷巖疆。饒有英畧。洵如此。自宜龔彰天討。孰讒獲醜矣。即不然。亦宜左支右吾。可無失事。而胡以覆軍殺將破城之報。相屬如諸臺者。所糾新甲所口供者。若是之多也。且恭皇帝之變。皇上身嘗之痛也。先帝嘗中所謂貽禍慘毒。專指親藩。豈先帝痛恨之而皇上遽忘之乎。耳鼎又視我。皇上為何如主。而敢於黨恭皇帝之罪人。張封疆之罪吏也。此臣所謂欺罔聖明者。奸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說得行。使國家忘用人行政修德自強之實者。而專以款敵為事。蓋敵之佯款。其愚我也。收我邊民畏戰之心。弛我邊塞防戰之備也。若其果欲我疑。則非講金繒講納講割地講南北名分不可款也。如此而國又何以為國也。故前事者。後事之鑒也。又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人疑先帝以昏庸無道。敵

當歎而不歎。大臣不當殺而殺。以致身禍國隳。為天下笑。則使先帝抱不白之誣。於天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黨罪樞者。搖鼓唇舌。變亂是非。致皇上疑新甲于謙之功。而受西市之慘。為之雪其罪。累錄其子孫。孤烈皇帝啟睦之心。而增慕皇帝在天之恫。臣之所深慮也。爰於文亡憲墜之日。崖畧一案始末。附於寶錄以告。皇上若耳鼎構黨殺臣。撓推銷骨。臣不憾矣。按先帝嘗書滅奴雪恥字。及遣馬紹愉。纔出京。牌書奉旨講和。上聞而惡之。楊士驄玉馬紹愉四川人萬曆壬子貢士。云使至潘陽。宮闕巨麗如京師。迎稱天使。筵設甚盛。重毯之上。般核俱備。甲申又北使被留。今安置楊之瓜州。紹愉筮仕武康。通數學。萬曆末云國喪當屢見。二十年後。東人深入矣。

名此系案

朱良才。萬曆壬子。順天貢士。削籍。投陳新甲。庚辰。同長班馬氏等七人往潘陽。皆稱閣臣例先生。九列例卿。徐家宰石麒。忤貴陽。有旨叱其名。尋引去。

張捷

監國初。劉澤清首薦。前少宰丹陽張捷。赤函時陽城張藐山典銓。二十二日。劾去。禮



部顧尚書錫疇瑞屏攝銓有墨聲徐家宰僅浹月丹陽起少宰長其部銓政決於虛  
徇權賄明年五月變作選人擁其輿索償者數輩給之入雞鳴寺以待竟自經

### 劉澤清娶同姓

劉澤清初娶劉氏官都督諱同姓不封至是奏微時艱苦狀得贈一品夫人攷南泉  
張循王俊娶錢塘伎張濃後嫌同姓改章氏糟糠之困彼弁罷何足嫌乎

### 趙體元

馬士英筮仕南京戶部主事書佐趙體元或云斷袖之嬖歷任不棄從軍鳳陽冒功  
繫銜猶皂帽青衣給役如故及入相體元累都督同知趨走如輿臺朔望服蟒玉地  
仍侍側閱章奏云某某當若何問從之用兵部印直任體元不親視也威柄幾萃資  
陽

### 中書一品林超

江浦林超居太平門側自矜數學劉青田之流貴陽在成卜其復用因冒武秩至都  
督又薦授中書舍人加一品服色文武溷躐萃於一身即爛羊頭不異也

### 劉孔和戲語取禍

長山劉相國鴻訓在時。劉澤清叔事之。相國捐館。子孔中。孔和。更叔事澤清矣。澤清  
饋藥。嘗語孔和曰。若亦服我乎。曰服甚。第吾叔不作詩。尤善。澤清微笑。方於文武  
未深。忽其語。俾帥三千人渡河。忽檄召孔和斬之。所部不平。又擊斬數百人。奏其觀  
望。蓋謀也。孔和官副總兵。

### 武英殿

上南渡。以武英殿為正朝殿。五楹卑陋。工部僅塗朱費三千七百餘金。主事餘姚胡  
其菴曰。若民間。不過三十金耳。

### 寫書史可法

史相國在揚州。清人寓書云。攝政王致書史相國執事云。知自稱本朝字。擡出史相  
國字。平行黃紙。如詔敕。又硃圈其句。華亭包爾庚於沔陽黃日芳處見之。日芳庚辰  
進書。相國俾答書。詞頗峻。相國刪潤曰。不必口角也。今日芳刻其原草。膏使某。雖北  
人。傾心南國。云和議可成。至見南事紛紛。歎曰。河上不講。將講之。江上矣。後大哭而  
去。

甲申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陳私徵之遠境阮大鍼楊文驄馮可宗輩各購逆犬內管  
演麒麟閣傳奇劇未終。故人首戴金鳳者三。蓋宮例承幸戴金鳳以自別也。上體  
魁碩。一日斃童女二人。厚載門。月裏骸出。若干弱質。委於塵露。則馬士英望風  
導慾。大鍼輩從之而靡耳。噫。南唐元宗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優人王感化奏水  
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人  
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今求王感化其人。不復可得。抑誰為元宗乎。大鍼自  
負為君子。文驄自負為詞臣。汚行干進。市井猶羞之。馮可宗本噲伍。不足論也。上  
初立。都人忻忻。謂中興可待。不數月。大失望。有蘇臺麋鹿之懼。

### 修史

高相國請修國史實錄。許之。遽去位。未開局。錢尚書謙益多藏書。意任史。竟變作  
禮部署事。右侍郎管紹寧。覆修史疏。請門下士某預史館。報可。准貢。前相國疏薦予  
中書。予力辭。至泣下。乃薦宣城唐祖命。歙縣方世鳴等。至是。又欲薦予。史館如管例。  
辭之。或問其故。曰。國初布衣預史館。時畧勢分。廣採集。今遠賢冠戴筆。尚論崇卑。一  
措大廁其間。仰望鼻息。不過呈翰吮墨。等於門下牛馬走。寧藏身甕牖。同腐草木耳。

御寶

初鑄監國之寶用黃金五十兩白金三十兩已鑄廣運之寶俱儀部吳主事本泰董其成予告之曰寶式視舊或微有大小恐中狡賊計一時難辨吳不以為然

選宮

秋九月有選宮之命惡聞橫擄或母子自剄徐魏公宗女妍麗韓司禮贊周以勛臣家例禁出之皇太后自於外守備廳擇六人未嫌命再選初各官必慎其後會於貢院紳笑執視選七十人浸及蘇杭吳中傲擾太后侍女金□年十八來自中州殊色也所選並不逮上待如妃禮明年阮大鍼入其宗女雖姝麗竟不知誰氏也及書佐周某自獻其女太監田成來杭州駐貢院樹黃旗二選五人止王氏留京南都聽里甲報名其母同女肩輿赴公署待閱杭州僉報後太守張印立自立□□□□□□□□□□民家設香彩女出見太守旁揖敬於奔命上之出奔也阮氏周氏玉命選外家而貢院罷試矣

犬內石刻

重修西宮得石刻曰木猴年青龍月紅日忽沉明月缺白頭王主人棲雉赤頭蟲子

皆流血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下。戊擾平明騎馬入宮門。散坐皇極京城。揚白虎。獅  
刀砍李花。蓋天一木宮。槎枒牛宿三宮稱宰輔。君臣不顧徒傷嗟。幸得三張天。大白  
李花未白不長久。金臺忽死金陵生。東南福主中原走。南明巽己午火微。未申莫安  
連江南。黃花玉蕊丹桂發。西風吹墜落東籬。戍邊水火自然滅。亥子窺京明騎飛。丑  
奴空戰三十載。還復寅方建義旗。卯上樓船動當震。青龍天下靖。一朝得一朝寒。東  
西南北兩邊立。劫我百官上長安。可憐難渡雁門關。摘盡李花殺盡胡。天清地白歸  
京都。京都老人起吳越。耳邊但知十一百。敬他老人頭似雪。汴梁城中造宮闕。從此  
天下方太平。周家八百人重說。木猴年。青龍月。此碑一出天下裂。永樂二年二月。日  
日。臣少師姚廣孝撰。甲申九月末。都人盛傳其事。按姚榮公官太子少師。文皇帝  
嘗呼少師不名。非實銜也。且禁中非人所到。事不可解。

先是熊廷弼經畧遼陽。浚濠得石刻曰。木子又女天下裂。八朱定力堅於鐵。二門一  
道。嶺頭省。乾坤流盡冬人血。嘗以其事聞。

崇禎癸未正月。滄州浚濠得石刻。一陰道人歌。無足者烏。無角者牛。並出地。海。賈。駁  
醜謀。天心厭亂。必斯之。陬。山東之膏。死不可留。

徐洪基

魏國公徐洪基。謙慎和易。年逾六旬。生少子。是冬。竟明年易代。公雖不幸。勝於士燮。  
之祀。

王世忠

都督王世忠。南關猛骨。字羅少子也。流落江南。優人演韓世忠傳。奇見兀术。即起立  
曰。此吾祖也。及叩首轅門。則大怒。

民謠

弘光年。要做官。非騎馬。壯即種田。 田監

職。方賊如狗。都督滿街走。宰相只要錢。天子但呷酒。

射人先射馬。壯擒賊須擒王。 驛

滿街都督府。一部職方司。

自威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真王。北人用牛。南人用馬。一般俱是畜生。

紅花開。天子來。不辦衣衫。只辦鞋。

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個大糝。送與對巷趙大哥。

王氏奪封

尚書上虞倪元璐。王汝少娶餘姚陳氏。失懽。既登第。嬖妾王氏篡封命。司邑丁庶子進以故隙。嫉誠意。伯劉孔昭許其事。可坐總京營也。倪適除祭酒。奏辨陳氏失。母意遣歸外氏。命娶王宜封。而陳所生女。字玉司馬業。浩子貽棫。司馬揭引海瑞前妻許氏。潘氏弗封。封繼妻王氏為例。幸上不問。倪自免歸。陳氏實同母夫人。居非遣歸。若甲申末。陳氏訴於朝。時孔昭在事。奪王氏改封。白璧微瑕。君子惜之。

倪元璐。丁進。俱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常。嘗中秋聯句。丁首唱。中秋佳節好吟詠。為人所哂。上偶問崩字何義。進曰。君死曰崩。元璐曰。先帝升遐曰崩。進自慚。漸隙。

東宮

濬縣高孟箕。以鴻臚寺序班調南京。監國草創。賴其諳練。有光朝廟。進本寺少卿。執曰。舍人穆虎等。自濬縣來。道山東。逆旅指一少年曰。是亦欲南行。可挈也。因偕行。舉止非常。度詰之。言故東宮也。陰至孟箕所。未之信。少年曰。昔某年某月。加冠。君不贊禮耶。孟箕愕然。抱哭良久。護侍疑密懼泄。遂市宅杭州。居四閱月。間露故態。謀徙閩廣間。且行。而孟箕不自安。上書言狀。命追入。至南京三山門內。臣某覘之。進衣梅。

內臣後掉死。上以舊講臣熟識者王鐸及劉正宗方拱乾等。並言其非是。遂下法司。嚴鞠孟箕穆虎等。方對簿。少年詞氣不挫。坐刑曹下。諸人被拷。冤號慘毒。不忍聽觀。少年色如故。第曰。彼以為偽。即偽耳。中外聞其事。而悲之。舊經事內臣。私謂誠。東宮也。其兩足骨。每斷必雙。不可偽云。法司希旨。謂騎馬都尉王昺子之明。果爾。則外戚。未嘗且非延慶長公主所自出。宜加考訊。何獨寬假之哉。嗚呼。青陽之罪。通於天矣。左良玉搗救王子明。史相國言甲申冬。東宮入燕。不良死。疑南之偽。□□按甲申冬。有男子來燕京。演象所某家。夜走。故嘉定伯周或門。或欲諱之家。幹不可以聞於攝政王。男子冠九華巾。青布衣。敝履。令中官辦之。或云真太子也。輒坐死。十一月。廷鞫。下獄。十四日夜暴卒。嘗題人扇。俱書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這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見平湖錢景核真錄中。而前說出內臣蘇氏。於乙酉五月。同高相國宿杭州淨慈寺。值內臣蘇氏張氏。不知其名。蘇氏四月中出留都。因述王之明之冤。相國疑蘇氏。即魏忠賢門下蘇若琳也。云罷事十六年矣。又吾邑孝廉張次仲元祐游留都。遇金壇于鑾。中前先生。玉立子也。為太監李承芳記室。鑾過元祐所。時東宮初薨。元祐私叩之。曰。甚真。始入京。駐興善寺。承芳即往謁。云真偽未辨。不敢聽。亦不敢



坐東宮曰既來此坐無碍遂坐問居何宮曰興隆宮前後何景一一條容問宮中

何樹曰松樹問樹幾枚曰爾亦何愚我豈早知今日將廷樹一一數之而來乎且語

承芳欲認我須某閣來時某閣遣揚州未回也故承芳謂東宮甚真承芳又罵馬

士英渠謂不論真偽第華死之耳明日元帖還訪鑿盡變其說云偽而非真蓋味於

禍也元帖還里邑侯林空子桢來訪問以前事子桢曰甚真東宮自金華被徵過

杭州宿於北關太監孫元化乘夜伏謁感愴頭觸地不能起吾得之江司理江濱

誰黨諸說證之則王之明似非戾園疑跡也豫王南下留都三日即遣其北行亦以

其真恐動搖人心耳嗚呼司禮太監李承芳善制生產厚蓄積崇禎乙卯夏復嘗東臨

陵弘光初補司禮印署司禮監印九月望下刑部獄卒已春釋戍外衛往季

監位韓贊周下吳駿公曰東宮韶令聰敏出閣時選宮僚四人直講讀是日吾

讀大學首章十次東宮從讀訖講官項水心講大學首句先日進講章上國去

數句又硃書片紙諭東宮稱講官先生餘官官人自稱本宮閣臣二人侍班日習為

常侍閣田□□丘志忠又數人俱髻秀丘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欲誦裕物有本

末物讀互吾語之曰吾效北音甚易然字有不可誤者欲猶可讀裕如物讀互誤甚

矣殿下他日臨政豈可仍此俗音乎丘深然之每講畢東宮作字或放或縱甚

有法。今日望之。不似人君。非也。王之明事。遣司禮丘 辨視疏其偽。

### 童氏

上姑即仙語輔臣以先後娶妃三時訪 母后於中州不及宮眷御史陳潛夫按河南以童氏至有司護入京年殆三旬坐詐冒下錦衣獄聞之陳都督洪範云童氏從獄中上書言某年月日娶我某年月日 陛下出亡所衣某色所飯某品所出某地又手帕妾所手加也云云此書不知緹帥馮可宗作何狀噫蒙難之後風塵失路童氏身之不保然以宮中一席地綠苔埋愁清漏啣怨足矣何至辱法吏之手揚袞襦之羞哉王之明聖諭曰枕席燕昵指移童氏聖諭曰潛夫同臥起穢我絲綸重辱國體夫事論其真偽則死不足贖徒加以污蔑此三家村訟師之所不為而出自明言假穢相無識適自彰其陋也

劉澤清婦劉氏上馬士英夫人書救童氏

### 邸報

弘光時封事有曰今日之患不在於寇而在於北攝政王購得之大不懌蓋山東監軍方大猷密達之遂決策南牧

高傑

清湖高傑。故羣盜。號翻山鵠。崇禎四年。為我帥馬科敗之。崇信縣乞降。巡撫洪承疇不許。須斬賊渠帥為誓。傑伺闖賊李自成出。時守老營。殺其黨三十餘人。挾自成孀妾邢氏及自成女。年十六。以降。守備孫可法引見。洪承疇承疇以賊性反覆。不合入營。即令可法收之。因在西安。碌碌備數而已。邢氏身為孫氏治爨。及孫傳庭總督漸重用。官至都督。自成下西安。白廣恩等俱降。傑以夙嫌。逃入澤潞。恣掠。歷懷慶。御史霍達招下之。在徐州。附於鳳督馬士英。初報部眾三千人。及闖軍殆萬人。傑娶邢氏。貽金珠首飾二副。其所掠婦女三千餘人。畏邢氏不能多近。四鎮各兵三萬。餉六十萬。獨傑兵盛。黃得功。劉良佐。頗不及也。劉澤清最弱。乙酉正月。許定國刺傑死。睢州。朝命邢氏同其子世爵。權理軍事。子財十歲。澤清聞之。笑曰。此水滸傳故事也。今出自朝廷耶。

馬士英聞傑遇害。不懌。阮大鍼聞之喜。犒報者十金。兩人同事異情。時高相國寓姑蘇。語事當云何。予曰。傑罪足死。第列侯也不恤之。無以安諸鎮。而失處許定國。又生事。端須諱定國。祇云兵變。亟遣諭定國。明非其咎。庶兩全矣。相國大是之。已旨下。且

鼎定國。遂導北兵覆滅。按南宋范宗尹建藩鎮之議。以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委李成。孔彥舟。桑仲。崔興。劉位。李彥先。郭仲彥輩。非群盜則土豪潰將也。竟以不相統率。卒不能守。史相國分立四鎮。亦類之矣。先高傑爭揚州。相國入其營。為調解。被其劫。制盡奪甲騎。無一卒自隨。導隸四人。肩輿二人。書佐一人。疏札必邀閣。始發。相國威名。自是不振。而志切枕戈。嘗大會諸將。設地毯。自下拜。求興師。盜寇傑雖跋扈。頗感勳。故率眾而北。大功中阻哀哉。

皇陵鬼撲

乙酉中都皇陵有紅黑二鬼相撲。遠見百步外。近視無跡。觀者如堵。凡旬餘。南京西華門夜。若數十人排闥直入。皆衰絰哭泣聲。闔人捉之。則杳。

袁定

華亭袁定少卿。曠之季子。甲申五月。聞北變。因疾。若魂從鼻出。冉冉天際。值先帝達。垢痛。哭至。高皇帝廟不納。又至。建文帝廟。叱訖而出。因至老子廟。拉宣尼同謁。

高廟。先帝極言高傑之惡。高皇帝曰。明春正月不祿矣。各散。有冊疊案。問守。

尋曰。此江南被兵冊也。即魂入於鼻而寤。左右俱見之。因歷歷言其狀。胞張。

戶園

乙酉三月九日嘉興城內外居戶上夜各有圈或紅或白或書上或書日或科書帶  
曉起驚異不知其自閏六月罹兵燹惟白圈白書不火

朝班遺詩

三月十九日 上早朝或遺詩廷中曰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復開海上扶  
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闕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 大行何處  
遇普天空抱戾園哀蓋感王之明事而作

蜚書

五月朔或書東西長安門柱福人沉醉未醒全馮馬上胡搗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  
中曲變馬士英阮大鍼福運告終只省盧前馬後太監盧九德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史部尚書張慎

左都御史李沾

或書武英殿上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阮兇去耳一兀復亂中原

一主臥西宮四鎮雄兵迎北虜二兇亂南國三朝要點打東林明日跡捕之不得

唐世濟

烏程唐世濟起左都御史來別嘉善錢相國勸其徐赴答曰相知見迫不得少留方入朝左良玉兵東下或給以左氏母被擒行敗矣唐喜甚大言於直廬

楊文驄

楊文驄龍友□□□舉貴州第一久不第教諭□□宰青田助勸饑盜量移江甯向嘗寓金陵寘田園至是政暇輒過私墅賓從如市奇蹟自恣癸未蕪湖兵擾以熊司馬明選年誼西征自歿檄稱兵部職方司主事時人嗤之其部兵縱掠歸去蕪湖河之南廩米露積無主請司馬遣收之張司農貌山曰安有無主之米不過事急暫出避耳文驄仍治縣益誕放貌山改南京右都御史草疏劾文驄遣堂吏持其門毋視事明年夏貴陽入相以甥壻起鎮江推官未行擢職方主事語人曰值此順風當揚帆聽其所往居間薦賄惟日不足嘗召客惟問梨園歌舞事俄顧鄞人錢生曰貴鄉靈堂山可開墾乎生曰舉中原而棄之何有金堂尋監軍鎮江總兵鄭彩前導刀駐鎮江飾甚都明年五月拜巡撫石僉都御史一日遽南適鄭彩方陣江上聞之兵立潰上夜聞報即出舟迨曉馬士英逃南國亡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繩繫延儒之頸一同狐狗之跡  
馬士英號瑤草家藏瑤服藏草草貫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鞭

### 路振飛

唐王鐸先廢為庶人幽中都因甚巡臺路振飛行部遣同知某侯之同知望高禮異省問問而妃內泣云止千五百錢奈何王亦泣懇振飛餉三百金自是各官並周其意王赦出明年入閩稱制德振飛購以千金洪承疇總督江南偵得之審召振飛私通閩求金其家蓋承疇子□□在鄭芝龍所上以告芝龍芝龍問所自上不能諱各疑沮遂罷仙霞嶺黃鳴峻之守

### 屠象美

閏六月辛巳朔丙戌嘉興忽薙髮之令士民洶洶明日上虞副將陳梧適至梧故僧無賴逃楚中得故將陳梧妾冒其名銜入官禾人問梧計安出曰惟爾等所為虞紳咸集虞給事廷陞首助餉徐太宰石麒曰此大事非草草某不堪任因趨屠樞計象美家象美即身任象美嘗赴潞王之召拜兵科左給事中戊子據巡道公幕助餉相屬市人烏合眾心紛拏辛卯故監軍□□閩人劉履丁以善陳洪範通北兵懼

池夜走胥山沈氏墓追獲之。其妾吐實云。去項髮陰記及內應若干。於是搜斬三四百人。於已緝各坊奸人。得自收斬。修怨者乘之矣。徽人汪日升。以義兵來北門。象美迎。聞或言其過。立被殺。投北麗橋下。象美先時勒淘人十二金。怨極。及應募。充伍。乘間報復。而象美與海鹽李給事毓新爭長。象美死。明日北兵至。毓新即遁。尋為里人所害。

此 北兵焚南門外真如寺塔。見輒刻淳熙三年。崇德縣平大明。捨輒一萬塊。事適合如此。

### 方國安

六月口潞王常湯巡撫張秉貞以杭州降。兩浙風靡。總兵王之仁守定海。上其印。都督方國安自杭走金華。與朱尚書大典合兵。尚書以方兵剽詐不許。遂相持。會山陰長學鄭道謙倡義。熊少卿汝霖孫職方嘉績應之。甯波倡自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浙東響應。魯王於台州。西興築土城守江。國安東下富陽。分屯金村嶺朱橋。其屯朱橋則國安兒子元振也。號土漢營。大總兵萬餘。船五百餘艘。沿朱橋立柵。至轉塘口。左江石山。或說之曰。山路莫要於西溪。而橫山大嶺扼其衝。旁多間道。叢竹可依。



兵從此距營二里為清風亭。險隘不下井陘。以千人據之。且西接五雲天竺。可俯瞰杭城。益張疑兵。連合江東。勝則進。退則伏。縱復不利。豈能越險薄我營哉。元科不以為然。元科亦安國兄子。戎旗營三總也。八月元科以三十騎直趨六和塔。值清數騎搏戰。斃三人。獲馬二。明日。戰清風亭。江東兵雖沂流。莫敢登岸。清騎張左右翼。繞之。兵遂卻。越三日。清兵自六和塔來攻。國安浮江身督戰。自晨至晡。改趨國安。數失和。敵覘橫山清風亭。俱無伏。九月既望。敵八百騎自清風亭。五百騎自橫山。夜去營一里。始覺。亟據橋發炮。風火迴激。橋山所貯藥俱發。敵乘勢奪橋。騰逼寨門。守兵皆走。元科手斬數人。兵漸定。嬰柵力戰。殺傷相當。敵登廟山。望柵中白牆。不相屬。遂積此牆。傾大呼馳入。我兵濇。僅得及舟而遁。敵焚其柵。自是國安不復至江西岸。

丙戌五月。征南大將軍烏朮獨木櫻。楮嘴多羅。黑耳根。色羅貝勒。索羅渡江。荆國公方國安走台州。初步騎各二萬。至是騎尚萬有六千。兵食足。戰馬士英以許討。昌平王勸國安降。遂解甲。將士憤惋。折弓矢。投刀者無算。國安降後。同元振等被殺。據索

國安索命疽發背卒於延平

馬士英奔紹興。辨臣非誤國。又挾方國安為重。命戴罪恢復。丙戌六月朔。首逆

追薦疏

甲申中元令辰浙西儒林之臣謹肅齋法擬薦 思宗烈皇帝暨 國母皇后及殉  
難諸臣伏念 臣等青衿士子白髮書生身未出疆三月無君則弔事非在位一心報  
國空懸世道既屬陵夷輿圖悉為板蕩王室如燬無孔邇以何依泰山其頽對昊天  
而號泣茲禍三月十八日神京被陷官府宿衛愆乏甲楯之仗飛樓櫓干城實鮮螫  
蝨之趨距即於次日 聖帝登遐殂落弗候乎考終宴駕匪安於正寢同焉而殉難  
者外而醜探勳戚內而國母妃嬪紛黛六宮盡洒鵬鷲之血春花萬樹俱拴戎馬之  
轡是復也日星隱耀江河阻流禽蟲發哀草木變色慨自有冠履垂衣裳以來未有  
若斯之慘酷者也滿朝金紫誰推一劍以答君自我黔黎直開九門而揖盜伏而思  
之三百年之培養何以如奄奄老病疴羸十七載之撫綏何以似颯颯窮冬索莫既  
已非內重非外重大阿未始倒持况乎無色荒無禽荒金甌自應無缺莫謂事屬數  
兩數屬天或其法誤人而人誤國當其寇荆襄而不問實資彼以餼糧入函谷以無  
討直固渠之巢穴破真定是股肱之失其剝床以及膚與犯京師乃心腹之危胡援  
弱無庸手也脫連便宜之策遜狄去郊尚可愛及姜女倘圖忍恥之謀蒙塵幸蜀亦

能歸號上皇。竊愧臣等疏乏治安。徒抱賈生之太息。才慚良吏。敢效董氏之履書。但得位木主。以覲天顏。惟有釀金錢。而營佛事。獻花酌水。當三爵之殷勤。伐鼓考鐘。官八音之過密。

乙酉中元。水月庵薦殉難諸臣無辜受禍者。念自客歲帝京失守。總總蒸民。已化離乎西北。今夏天子蒙塵。紛紛胡騎。復充拓乎東南。天意豈不降鑒。在殷人心。其如睽違去漢。一任國家之板蕩。誰思玉事之劬勞。苟知三戶。可以亡秦。奚待十年。而能生聚。奈何處難支之大廈。視若金甌。限飛渡之長江。恃為天塹。俟為後我。迎之以單食壺漿。後來其蘇。授之以髮膚。身體烟花。三月揚州夢。吹醒胡笳。燈火寒山。夜半鐘長嘶邊馬。何暇吊舊遊之麋鹿。祇堪數新牧之牛羊。會見立馬吳山。高頂詩句重題。洗兵西子湖頭。金陀故事。刀鏢新血。染秋草以殷紅。屋角腐屍。供寒鴉以吐棄。是乃外蛇鬪而內蛇死。致令故鬼少而新鬼多。誠為國謀。是宜臥沙場而裹馬革。若得死所。真當臨白刃以斬春風。獨哀無辜。授首近於竊鐵之可疑。殃及殞身。豈其飄瓦之不悅。某等伏願軍持一勺。滌除四境之腥羶。梵唱幾聲。銷盡萬方之鋒鏑。

禾城通濟庵普薦疏 經稱九橫書叙六極苟非順命悉就短凶茲者強弱一概頑

身老幼同焉殉死。血流漂杵。竟成盡信之書。命似懸絲。不屬揣摩之說。但見悠悠秀  
米。况骸類無定之河。鬱鬱禾城。善哭效杞梁之婦。豈人人運臨於磨蝎。胡在在殃及  
乎池魚。真無辜者偏受其辜。乃最慘中適當其慘。或漫爾奮螳螂之臂。亦懵然處燕  
雀之堂。遂致長吁絕脛。大夢橫戈。既非正寢而考終。那計周身之棺槨。雖有慈孫與  
孝子。豈能請禮於始終。祇憐碧血化青燐。疇憶清明灼黃紙。由是法席開無遮之會。  
晨臺迓不速之賓。大用金鉞。刮汝瞑目。須知有身即是苦。向也附贅懸龐。寂滅反於  
真。今也釋粘解縛。口是宿生負者。盡謝絕於此生。同業報中。更酬償夫別報。若得不  
怨不尤。弗構幽中之訟。便可無拘無礙。統銷劫外之愆。以上俱嘉善智  
證庵正志撰

江甯謠

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此江甯謠書於烏龍潭者。  
跡補頌歌。

偽弘光帝

丙戌二月十二日。平溪衛有僧稱弘光皇帝。孝廉高士美。指揮於克振。司馬喻思恂。  
蔡奉之。偽者初過平溪。同行二僧。指為土人。曰。此故弘光皇帝也。偽者佯叱二僧。若

輩輕言大誤我事。土人益以為真。高士美聞之。擁至其室。惟戴糜集。遂駐沅州。公嬰榜曰聖駕行宮。拜士美太僕寺卿。克振總兵官。不數日。辰沅道徐燁。沅州知州黃昂。極其供御。朱門堆尾。設扈衛。草御書。獻金鼎。出入警蹕。士美進女弟為中宮。貴州巡撫都御史范鏞。總兵官羅聯芳。摘其奸狀。同四川巡按御史米壽圖。巡道鄭達。元以兵入殿上。披幄揭所戴幅巾。則額傷。矢面傷刃。創及於耳。縛而訊之。則沅州人雪獻忠也。米壽圖。崇禎末。任南京御史。同諸大臣迎事。弘光皇帝。是年七月。命按四川。時太倉馬允昌。以遵義副總兵。隨行。壽圖瓜代。又同允昌報命。聞沅州事。在道。壽圖曰。吾故識弘光帝者。及朝。沅州偽者懼露。掩左袂。欲泣。壽圖曰。臣前日巡下江。表及趨奉陛下。偽者即釋袂曰。進火酒二升。實調飴於水也。募僧千人。各給衣帽木杖。將幸重慶。殺壽圖等。壽圖先發。假獻馬二千匹。牽入行宮。即總督府也。因縛偽者抗辨。不服。云吾嘗入武昌。問其期。云癸未五月二十九日。薄莫大風雨。政張獻忠陷楚。日也。本賊黨。其父母尚在。少無賴。亡命。捕其父母。尋釋之。亡何。偽者伏法。

### 羣忠備遺

崇禎癸未。又寇陷關中。錄紳民殉難者。其見職別見。

前山西布政司參議咸甯陶爾德

前禮部主事渭南南居業以上入城被殺

前懷慶府通判咸甯賈光儀

前儀封知縣長安徐方敬

前禹城知縣咸甯劉芳聲以上聞變投井

前巡撫宣府都御史三原焦源清聞變自經

前巡撫大同都御史三原焦源溥廷罵被磔

前山東按察僉事涇陽王徽不受徵絕粒七日死手題墓門曰自成童時總括孝弟

慮過於一仁敢謂單傳聖賢之一貫迄垂老日不分畏天憂人之兩念要期獨留姓

氏於兩間又題曰精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孝更無疑

前都察院副使涇陽楊國柱同一羽人道裝引去亂定後抵家死

解元南鄭席增光入山不應徵死

都司吏丘從周罵賊而死

前河南布政司參政咸甯祝萬齡不污偽命被殺於平陽其子于宸諸生也殉之

前操江右僉都御史武功馬名世

前巡撫河南□□都御史鄢縣郝士膏

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蒲城王道純天啟乙丑進士

前順天府尹耀州宋師襄

前□□按察副使岐山梁建廷

前□□按察副使三原喬龜

前四川按察僉事分守川北道三原秦樂天天啟乙丑進士

以上俱隨營殺於山西紅芝驛

甲申四月末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安福周鼎瀟投洪武門河下救出明日削髮去

五月浙中聞變桐鄉男子某入城道聽皇帝推經泣下明日題白練裙不知作何

字自經人嗤其狂予託友人徵名氏未至

紹興童子某年十四聞變語人曰我必死我必死人初不以為意亡何投水死猶意

其失足耳出其屍環腰以石蓋恐身浮不得死也嗚呼意亦可憐矣

乙酉五月行人司行人無錫龔廷祥投南京武定橋河死崇禎癸未進士

丹陽貢士陸明永自經

丹陽荆本衛崇禎甲戌進士

嘉定黃淳耀崇禎癸未進士

五通政嘉定侯峒曾

蘇王入金陵各臣迎拜有曹郎令牧馬卒凌晨早至對曰何事尚欲來乎詰旦待馬

不至召卒已自經錢仲芳說

金陵破日秦淮河丐者碎破畫壁上曰三百年來盛治朝兩班文武盡降逃剛腸暫

寄卑田院乞予羞存命一條遂投河死土人憐之藁葬壁下沈石城說

六合諸生馬純仁樸公投泮池死題衣帶曰朝華而冠莫夷而髡與死其心當死其

身一時遷事千古大人明堂處士樸公純仁

前名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洲徐沂

黃部考功司員外郎青浦夏允彝絕命詞幼承父訓長荷國恩以身事主不媿貞忠

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既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容如子才溫生

願言從子握子九原子完淳夙慧早知名丁亥黨累就死金陵詞色不變其絕筆詩



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披

歸來日。靈旗空際卷。別雲孤兒哭無淚。山鬼日為隣。古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旗陰

猶有夢。負米竟誰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拜辭家憶昔結襦日。正當探甲時。門

楣齊閣閣。花燭夾旌旗。問寢談忠孝。同袍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醋門闕

推江左。孤忠兩姓傳。十年黃鵠咏。三載蓼莪篇。媿負文姬孝。深為宅相憐。大仇俱未

報。仗爾後生賢。寄荆隱女兄兼甥侯武功樂令竟如此。王郎又若斯。自羞秦獄魅。猶是羽林兒。月

白勞人唱。霜重毅魄悲。英雄生死路。却似壯遊時。東半村叩閣應有路。兄弟竟亦避

盱眙。同時盡。衰融一日收。黃墟人已變。清泪夢中流。如赴增城約。停驂待楚囚。關大

解元長洲楊廷樞。維斗丙戌四月二十八日。被執。餓五日不死。婦費氏女觀。並俱死。

廷樞年五十三。

如臯許□□孟朴。自刺臂。生為明人。死為明鬼。後被許到官。罵兵備道胡江曰。吾前

讀汝文。意必為丈夫。今竟同犬羊。義不屈。被殺。遺詩曰。一念從前蓄已深。而今地下

好相尋。兒曹不必收遺骨。留與英雄起義心。婦朱氏聞來。速持刀向逮者曰。我死去

好相尋。兒曹不必收遺骨。留與英雄起義心。婦朱氏聞來。速持刀向逮者曰。我死去

矣。如今日必辱我。我先殺汝等。然後自盡。後竟死。

楊宏聲。虎臣。世杭州右衛指揮僉事。宏聲補諸生。北兵入城。宏聲哭不止。絕粒死。友人詹鍾玉私諡曰節烈。

錢瑋。知縣。崑山顧咸建。棄官去。豫王追殺之。梟武林門。盛暑。蚊蚋不侵。色如生。

錢瑋。諸生。松江袁。以父。任浙西右游擊。寓籍。聞北兵入。赴水死。年二十餘。

八月三日。松江破。總督倉場侍郎華亭李待問死之。此於未進士授中書雲間李存義也。非前督倉侍郎。

金山衛指揮侯玉音。倡義。屢挫敵。二月二十日。城陷。力戰罵敵死。吏卒多殉之。

休寧金聲。正希起義。同縣令何通武遣諸生朱備。迎黃澍於九江。澍帥眾八百餘人。

備悉其擾。遂從三十人。實不知澍先通北也。九月。清帥張天祿畧地。且至。戰失利。聲

與款縣生江天乙同執。見洪承疇。不屈。天乙大呼曰。千秋名節。只在今日。俱遇害。僧

。題赤壁。金公樞扶柩至蕪湖。閩商某薄其棺。改殯焉。隆武初。拜聲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徽。方維新。貢士。戊子四月。未縛至杭州。縞衣襟裾。間題咏。俱徧。市人

。或與之。即書曰。帝王治道。春秋書法。夷夏嚴防。我太祖驅胡。重開日

月衣冠文物。於漢有光。三百年來。士無廉恥。賄賂公行。廢紀綱。寇烽起於荆豫之地。跋扈誰當。神京飄忽云亡。歎賊奴來更慘傷。使中原赤子。一時薙髮。天朝人物。頓化犬羊。博浪揮椎。中流擊楫。慷慨悲歌。拂劍霜。同心者。早乘時奮發。雪恥恢疆。入見開府蕭起元。不屈。斬於市。

兵科給事中。華亭陳子龍。以江東建義。畏阮大鍼相。危不赴。為憾。語同年包長明。曰。苟得死所。雖事不濟。奚恨。後吳勝兆累及被殺。其志蓋豫定也。

行人司行人。仁和陸培。崇禎庚辰進士。弘光初除行人。便道過家。乙酉六月。自經。年二十八。所著青鳳軒集。

邵武府同知。錢塘王道焜。天啟辛酉經魁。以福寧學正。南平知縣。陞任。憂去。乙酉六月。自經。遺筆示子孝廉。均曰。我以苟從仕官。他日何以見爾祖於地下。祖竟州同知國柱。

□□副總兵。□□翁之珮。隨弘光帝投水死。

孝廉海寧祝淵。故游劉念臺先生之門。時屬疾。閏六月。扼吭死。手書曰。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淵家累業。洪武以來。沐朝廷養教。二百八十年。成化以來。受

朝廷崇龍一百七十年。一旦天崩地拆。宗社為墟。雍雍文物。淪為異類。淵不能吞炭。盡身報明恩於萬一。洎忍恇怯。向異類乞活。心所安乎不安乎。事之宜乎不宜乎。嗚呼。學道有年。粗識義理。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爰作絕命詞曰。殺身成仁。會主取義。書未六月晦日詩。夜既央兮燈火微。魂搖搖兮魄將離。去兄弟兮父母依。樂道遙兮長不歸。其一死忠死孝尋常事。吃飯穿衣人共由。莫向編年問知否。心安理得更何求。

杭州武生周其仁。起義臨安。被執不屈。死遺詩曰。誰教醜虜渡錢塘。烈烈睢陽肯下場。赤伏未興真帝子。白衣終惜漢雲長。頭從刀過身方貴。屍不泥封骨始香。事業於今誰繼者。空遺浩氣貫穹蒼。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嘉興錢石麟。號虞求。原名文治。永郡諸生。萬曆庚子。斥場。屢赴南武閣。舉第一。被攻走江楚。殆二十年。青浦令。其受業生也。遂補青浦諸生。舉於鄉。天啟壬戌。成進士。婦顧氏沒。歷官介潔。屢起屢忤。乙酉。閏六月。永郡倡義。尚書曰。事甚大。非草草者。僕憊不能任。請更擇可者。亡何避村舍。閏六月二十六日。城陷。堯一夕入城。聞賊自經於故第。精嚴寺僧真實。殞以米困。袖有詩扇。蒼頭祖。戰殉。

其旁先是六月末。豫王遣召書辭曰。大明吏部尚書徐石麒麟。頓首。貝勒王麾下。麟本東海婢魚。藝園滯蟲。賴遇先朝。僭躋九品。敷歷非不深矣。國恩非不厚矣。一朝九鼎頓遷。宮仄社屋。亡國老臣。何所逃死。固宜大王之誅鋤及之也。乃不即賜斧鉞。過採輿論。特遣信使。懋賁玳瑁。薦錦繡於朽株。披宸章於溷壤。可謂新慙弘遠矣。顧石麒麟幼素尪羸。長多肺咳。年當遲暮。益復支離。而去年國變之時。痛悼腐心。小草出山之口。讒言銷骨。至今痿痺不能起。匪朝伊夕。此麒麟轉呻吟之狀。載在昨歲十月卽抄。尚可覆按。非至今日始飾詞相欺也。伏讀宣示有曰。要使新進觀摩。必藉老成。頭德麒麟。不知鈞諭所謂觀摩者。將使之如山如岳。為砥礪名節之徒乎。抑使之如脂如韋。為竊祿養交之輩乎。竊謂首陽有伯夷。而成周之俗。勸於義。桐江有嚴陵。而東漢之俗。明於道。傳所謂頑廉懦立。繫漢九鼎。豈其誣乎。蓋所志在此。所風在彼。故觀摩遠焉。然則清朝容一皤皤老人。臥疴泉石之間。未必於風教無小補也。大抵一代之興。必有攀龍附鳳之臣。霞蒸雲變。亦必有雲壑鮐背之老。敦詩說禮。據梧而構。蓋以不有出者。誰共功名。不有處者。誰明節義。故漢有黃綺。魏有管寧。晉有淵明。宋有陳搏。皆有託而逃。以成一代之治。非相左也。麟之硜硜。願附斯義。祈大王鑒之。若必

欲樂安居以鐘鼓強枋得以就道則石麒麟塚中枯骨就床餘魂相距黃泉不能以咫尺何能以一刻之軀傷千里之義乎。使命再至。即當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烏程溫璜崇禎癸未進士。任徽州推官。聞變。市棺三題曰忠。曰節。曰烈。妻女就縊。始自經。前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絕粒。閏六月六日卒。遺詩曰。遲此數日死。稍存匡濟意。決此一日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

前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山陰祁彪佳聞豫王召。不赴。於寓園投水死。山陰諸生王毓蓍潘翔並投水死。

布衣周卜年家山陰安昌里。閏六月八日入海死。越三日衣冠如故。卜年有五歌曰。有君有君空號呼。昔也洒血升鼎湖。今王出走蒙塵塗。敷天瓦解疇張弧。腥膻變土盡膏污。欲廬惟願照舊晡。召陵共主嗟今無。嗚呼一歌兮歌正吁。昏昏天地何時樞。其一有臣有臣謀家肥。處堂燕雀孰知幾。寇來貢策貪紫緋。民離師潰成空扉。乙亥竇謁甘羣誅。斷頭濺血胡復稀。冠裳掃地吾何依。嗚呼二歌兮歌以歎。彼蒼浩浩不可欺。其二有父有父籍錢塘。寒燈暑月窮素箱。二虞二賀名齊揚。王母棺飄海沸颺。尋棺七日奚御漿。形容鷓鴣憂且皇。為此身殉貴志亡。蕭蕭風木滋泪浪。欲彰父德

今無旁。九原亦應惡戎莠。留此髮膚報幽鄉。嗚呼三歌兮歌孔傷。哭死白雷。復漢。其  
其三。有母有母。矢靡他。堅操白節。馨椒荷。蘋蘩淑慎。無時訛。夢成父諭。信心多。得那  
鞠字。惟憂疴。自稱未亡誓。清和。和丸畫荻。誨痴魔。婚嫁兩孤鬢。未蟠。忻然復命。歸幽  
窩。良良罔極。空吟我。母節未旌。可奈何。嗚呼四歌兮。歌復呼。子規血淚。染沙。其四  
我生我生。竟成空。恨不學劍。彎長弓。神州陸沈。將安窮。徒懷報國。憂冲冲。匪敢避石  
效釣翁。非能被髮為胡戎。青衣忍辱。盡三公。母憶耿耿。烈士風。汨羅江水。為清。其五  
在水中。同天臥。予今赴海。莖鯨鯨。西風渡我。步前英。何惜一軀。留古道。通窮。其六  
霜草嗚呼。五歌兮。歌且嘯。欣隨三閭。隨波老。其五。自序云。斷髮無父。易社無君。衣裳  
由舊。猶望成旅之復興。冠履頓忘。豈甘牛羊之共戴。文天祥志不降虜。安能非面而  
臣。魯連仲義不帝秦。甯赴東海而死。昔作六歌。今做為五。誠惡夫處士沾名。聊假此  
長吟見志爾。又詩一絕。故國衣冠安在哉。遙知二義樂泉臺。獨為君子應。同恨。急着  
吾鞭。訂水湄。卜年年。二十九。無子。

會稽朱應聘家偏門外。投亭山潭死。絕筆曰。甯為束髮鬼。不作剃頭人。臨山衛諸生  
高郎。孝廉高岱子也。攝衣冠投海死。三日屍浮。尚手持其冠。

丙戌六月左庶子狀元余燿投渡東橋下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口口陳潛夫。走小楮。投化龍橋下死。婦妾俱孟氏先溺。御史山陰何弘仁殉難。詩有心扶日月。無計鞏河山。已矣丹空照。千秋箕泪潛。

鄞楊氏最名一代。當明之季。文琦文瓚俱潛死。文琦以乙酉入閩。准貢。明年丙戌策貢士百八十八人。得惠安教諭。尋同弟文瓚走泰順。文瓚於乙卯計偕。乙酉在閩奉命乘紹興。求共濟。授官不拜。疏乞慎名器。十一月報名。試貴州道御史。屢言事。丙戌春請餉。戊浙者以十萬金。時御史平湖陸清原往浙東。至溫州。閱飢。奏賑三千金。亡何事泄。兄弟自泰順遜于里。丁亥臘月。有密畫。俱遇害。文琦婦沈氏。文瓚婦張氏。俱自經。

慈溪沈履旋。崇禎丁丑進士。宰候官。還里。不薙髮。被縛於樹死。

足海華夏。性嗜古。屢躓場屋。乙酉貢太學。閏六月佐義師。丁亥四月。坐陰事下獄。而臘十二月又坐繫。竟被殺。夏嘗誦元結語曰。人生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今於山谷謂何。君子以儉德避難。若試輕羽燎於熾火之上。焦沒焉耳。婦陸氏亦自經。所著詩文若干卷。塢楊遵藏於家。





翟應公車青浦夏元葵令長樂慕其人無能致之邑人林郎中高壻甚重之壬午當北上度其困商於夏夏欲贈之三百金夏曰子楚義不苟取公子孔碩歡亦計備若按館同赴脩具三百金善之善也癸未成進士明年授海甯令大得民和勢家傲歸乙酉六月棄官航海去值隆武初官吏部丙戌秋遁家貧仍館翁與戊子義旅督塗如不應且燔翁氏不得已勉從之戰敗揮其子去自中矢死子痛父亦死

前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殿大學士膠州高弘圖避地紹興閏六月二十八日絕

松死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陽城張慎言寓蕪湖乙酉八月愆卒

孝廉李純大學士建泰從子愆建泰失行上攝政王書歷叙建泰本末削髮去

東莞蘇觀生起薦辟隆武初起大學士丙戌十二月望廣州陷夜自經或言其富偵

僅御賜五十金母八旬餘

南海霍子衡故尚書韜之後歷太常寺少卿俾婦氏兩子婦一孫婦並沉水中乃自

溺家無遺者

十二月十六日。錢塘大遮山東明寺。一作東明寺僧指庵曰。丙戌。□月。□日。有二十二人。

皆偉幹傑貌。免曹而入。命米三斗作飯。豈一升作乳。倉卒具食。並恭謹如禮。僧異之。

問飽未也。未也。亦不敢飽。飯後徧視佛像不拜。見建文帝像拜而止。一人盤背。

後之毋敢效也。求浴。裹衣朱殷。多蟻。虱。膚如刻漆。人臂二弓。腰二鈔。試烏雀無一失。

鎧伏重鐵。度所佩荷。皆百斤外。其一人泣拜者。挽鐵鞭重數十斤。合二僧力能起。視

運之。如禪家棕拂。竹如意。若無物者。問邑里姓氏。不答。以其北音。知為北人也。今安

所往。彼淚隱承睫曰。吾糧盡。游觀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吳足賦。可就

也。曰。取三吳未能集事。敵因之虐其民。猶奪之民耳。吾不忍也。僧曰。以諸君之敢力

赴義。何患無成。如時之未易。委蛇擢尊官。徐為所欲為。非晚也。默不應。諷之。苦言亦

不應。僧曰。即出值官兵奈何。曰。吾仗劍行數千里。先後所值何啻百十。彼安能難我。

僧曰。自此至天目。民寨殆百餘所。稱義師能往觀之乎。曰。嘗按視一二所。皆盜耳。竟

他寨類之。不足目也。因問道。僧述天目徑山湖州之程者。三曰。吾之湖州。曰。湖州多

守兵。曰。吾固欲遇守兵。曹而出。每一人曹。夾二人力收之。目欲迸火。遇湖州守兵。殺

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無恙。慨然歎曰。吾多殺敵。何益。且吾所以來。豈為此輩事哉。

遂皆投碧浪湖死異哉若兩人殆文鴛魏勝之流與海島之義士合而一矣。

愚錄羣忠姑寘其死事者以俟論定嗚呼死者人之所重而人多易言之何與乙酉五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曹州何應瑞就縊其子救之僅傷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維垣聞乘輿出亡榜云此事從古所有以安人心因題邱壁歷任本末生某年月日卒乙酉五月十一日□時語甥徐某曰我時上未填容補之引觴令二妾孔氏朱氏投井死寘三棺殯其妾又手題楊某之柩遂死之常熟許重熙曰楊題柩有引二僕遁至林陵關怨家擊死之吳駿公先生曰是歲一見楊衰憊甚安能走乎其引決無疑嗟乎餘子或需歲待月株累蔓染三木及身百口交引雖欲自活必不得之歟矣故於死事者有斬詞焉雖然人有定品事有完員亦未可概論也環堵所歸就其著者若而人。

### 白門語錄

陽城張藐山先生好九經內典不喜雜帙曰兀坐枯想輒語子學問之要嘗曰講學有講學之弊不講學有不講學之弊先生言取簡悟不主故常不煩詞說又深自晦也善宮唐燕及講學留都先生秘不一言予私錄之佚者半矣論語極其渾淪大學

中庸則論語之註脚。孟子又學庸之注脚也。

學而時習之。顏子不貳不遷便是習。所學何事。古人也說不出。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接繼善成性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一天一地之謂道。不道轉注。故直接善性。

僧家論果因。輒說閻羅老子。以閻羅信佛經也。豈不有儒書乎。佛教未入中國。閻羅在甚處。予舊嘗作文曰。戒慎恐懼之君子。決不墮三塗六道。

格物。或作感格之格。或作格去私心之格。或作格式之格。俱不必論。但聞所格何物。如忿懷好樂憂患恐懼。皆是物也。有所忿懷好樂憂患恐懼。便非格。無所忿懷好樂憂患恐懼。便是格。

好好色。惡惡臭。如何說誠意。不過念頭。金剛經云。一切眾生俱從淫欲云。如豈非色有共好乎。然亦有苦行人不喜者。惟至惡臭更無有不惡之理。如糞堆在前。趨而避之。此是自了漢。若鋤而去之。便是克復手段。齊治均平。不過如此。可想誠意之妙。□□□慎獨便是思誠。惡惡臭好好色。何曾思勉得來。

明德如明鏡。明上着不得工夫。刮垢磨光可也。

大學知止。只是知一路走。更無別徑。

明德即知也。明明德即致知也。明明德於天下。即新民也。

有所既不是。心不在。又不是。此却如何。亦不說破。但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親愛畏敬。哀矜傲惰。賤惡。俱入識田中。帶來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是空空地位。觀未發必於已發。若已發中節。則未發可知。

不觀不聞工夫。在觀聞上用。觀聞工夫。在不睹不聞上用。

君子而時中。只是喜怒哀樂中節。中節本之未發。無喜怒哀樂故也。漢光武哭更始。帝狂哀哭。其兄不哀。也是中節。蓋當其時。不得不爾。

小人無忌憚。只是不中節。以先有一喜怒哀樂也。

世間無一物不有。玉如街上驢馬雖多。必以錢。雁糧米雖多。必以錢市。眼前景物。尚且如此。况日月山川。許大道理。如何枉得。故曰鬼神之為德。關將軍在玉泉。顯聖云。還我頭來。有僧語曰。顏良文醜。安在鬼神也。欺不得。此便是誠。故至誠無息。說至誠。又說天地如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說人事。又說造化。可見天地萬物人事。毫無分別。大哉聖人之道。大哉乾元。俱可參看。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知天何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知天而未知。不思不勉。非天也。知人而未知。擇執非人也。知天知人。只是一誠。誠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質之鬼神而無疑。鬼神也是色臭。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聖人也是色臭上。此關打得破。何理不可格。何事不可為。人不曾發念耳。

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大人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禮厚。皆德性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學問事也。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即生生之謂易。惟生生故日章。小人是襲取不能生生。故日亡。生生之本何在。以其淡。以其簡。以其溫。到底不着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學中庸。只一格物盡之。惟精是格物。惟一是致知。仰觀俯察是格物。通德類情是致知。博文是格物。約禮是致知。知人無二。人心道心。勢不得不精。精便是一。那時止有道心。無人心。

惟天下至聖。開口說聰明睿智。唯天下至誠。說完又曰。苟不固聰明睿智。兩章須合看。

聰明睿知只是靈氣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審察皆靈氣之運用條理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聰明睿智之靈氣生生不窮藏諸用故顯諸仁天地聖人  
原無異也聖賢與愚夫婦原無異也

宋儒謂天者理而已矣今人祭天難道是祭理

宗鏡錄分性宗相宗天命之謂性是性宗體物而不可遺是相宗淡簡溫是性宗遠  
近風自微顯是相宗

論六十耳順因曰吾人不獨耳要順即目也要順耳無毀譽目無好醜便是八識識  
情也此八識是生死極根要從咽喉着力曾子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與夫子云夕  
死可矣同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之小人即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

信以成之要上下相信彼此相信不是一己如信而後諫信而勞其民皆是

唐貞會試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先生常問諸孝廉曰這學甚麼志甚麼問甚  
麼思甚麼俱無對

有性善有性不善堯舜桀紂是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中人是也無善無不善至



善是也。

人之性如天乙之水。空空濛濛。落在城市便苦。落在山溪便甘。落在江河便淡。落在海便鹹。吾人亦然。水惟淡為真味。人惟善為真性。苦可使甘。甘亦可使苦。惟海中之鹹。再不能挽回。氣質之性也。從天命之性出來。老子只是一坤卦。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極妙。能者可勉進於賢。賢者不必其能。

乾卦為堯用。坤卦為文王用。文王非不能用乾。以其時則亢也。鄂侯玖侯便是亢龍。有悔。文王也不專坤卦。蓋乾體而坤用。

用九即君子行此四德。即時乘六龍。

否泰俱曰拔茅茹。可見用人關國家氣運。用一君子便是泰之始。用一小人便是否之始。可不慎歟。

幹母之蠱不可貞。凡在母后事雖正道不可認真說去。如左師觸龍之說。趙盾便妙。

大畜。四爻自牝其邪。五爻自續其過。

蹇利西南。坎本之坤。六五居中故。

繫辭或單言乾坤。或單言六子。言乾坤而六子在其內。言六子而乾坤在其內。但言大員圖不必看方圖。大員圖六十四卦在焉。天地萬物吾身亦在焉。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不必如本義所云。滿天地間。便是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易如何與天地準。只是神無方而易無體。

河圖五為生數。十為成數。何以專屬若此。天地間五行。如甲乙木也。甲為陽木。乙為陰木。便是一是二。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數也。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氣也。數與氣即理也。如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以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數也。而春夏秋冬。寒熱溫涼。而萬物生長收藏。盛德大業。於是出焉。此中何處分理。分氣。分數。於何處尋太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有無極方生太極。以太極本無極也。

神以知來。即是知以藏往。知來者逆。即是數往者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即是考諸三王而不謬。

著卦爻。聖人以此洗心。及鉤深致遠等語。俱不拘著著龜。

乾坤之聖人。以易簡始。知險知阻。若不易已先處於險。不簡已先處於阻。如何能知。

險阻也不逆不億。所以為先覺。便是易簡。

覺夢即生死也。夢時即游魂為變。

天地萬物鬼神。件件與吾人一體。今人語及。輒不信。試觀六壬射覆者。或拈一莖草。便知休咎得失。夫人之休咎得失。於莖草何預。而靈通乃爾。非一體故乎。

訓詁解書。不如以書解書。以書解書。不如以心解書。

素問。人身脉名。星經。諸星名。俱奇古物。何所取義。

唐山夫人詩。衛夫人書。千古詩字之絕。

項羽為漢祖之功臣。王郎為光武之功臣。陳友諒張士誠為我太祖之功臣。

韓信對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此非對君之禮。宜乎陛下

下南巡。臣豈有不至之理。

曹孟德文學書法兵畧。千古一人。若正其心術。加以忠義。當在郭令公之上。令公明哲。尤有福。

周家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歷數聖人。始有天下。自成康後。絕不聞有令主。僅一虛王耳。商氏盛衰不一。賢聖之君六七作。周之前。靈氣發泄已盡。便不可繼。然制

履文字綿密之甚。威烈以後。雖寄名諸侯之上。尚懾息不敢動也。

詳閱古人書。心眼各別。或主經濟。或主詞。或主場屋。未可概論。吾意想之。彼初旨又亦爾也。須通融者。

或問聖人貴象數。不貴心易。先生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是象數。剛柔合德。便是心易。仰觀俯察。是象數。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便是心易。

蕭伯玉刻起信論解。語及宗門。先生曰。不肯平生不喜譚宗。瞿曇氏四十九年說法。未嘗有宗。後來單留公案一則。拈花微笑而已。達摩東來。始開宗乘。諸公繼之。自

此多事。然古德本性自悟。當下應機。偶為拈示。即如趙州和尚。一領青布衫。重三斤半。不過因彼問及。不得已借証。今性相未明。狂口棒喝。豈不大誤天下後世也。此事

自有商量。并鑽研也不中用。如論語或問禘之說。夫子答訖。又指其掌。豈非吾孔子之宗乎。他日夫子說一貫。門人問曾子。若復指其掌。便落第二義矣。

先生語楊匏齋侍御曰。吾輩而今讀書。非比諸生時。博取科第也。今涉宦途。刻刻與死為隣。讀書直為免死計。一日不讀書。有陷於死地。不自知者。更要諸生體認親切

取

夏初見盆花歎曰。此盆景。若丐者見之。了不相關。非幻乎。然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和若丐者。煖衣飽食。亦知愛盆景矣。則塵心終在。即吾人視以為幻。亦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

嘗論及某君子。因言居官有禮有法。予曰。袁了凡以大明律先喪服圖。亦是先禮後法。先生曰。此人善讀書。君子懷刑。便是一部大明律。

某宦倨見邑令。先生曰。元許魯齋家居。邑尉經其門。魯齋聞呵殿聲。立起坐人間。曰。父母官過。不敢自安。吾侍御時。還里。適主簿治行。即入巷避之。鄉紳亦重。不在於此。

縣令之任。切弗輕視。治朝廷之事。自上而下。至縣令而止。吏民之事。自下而上。從縣令而始。

凡人皆有宿根。無貧無富。無貴無賤。無智無愚。如世宗皇帝好生。是道家宿根。某學士生平不近色。是禪家宿根。臚胎馬腹。披毛帶角。一念不善。便墮此因。然臚胎馬腹。披毛帶角。本性不迷。也可成佛。今人昧卻因果耳。

先生里居。修海會禪院。語同年某曰。我修禪院。當不費一錢。請其故。曰。財非我有。不

視為己物。以世應世。何費之有。其募疏曰。竊聞有經世之學。有出世之學。經世則大成。集歸尼父。出世則最勝。無喻伽文。道本相湏。見分歧。指言自總角。已稟志。皈依。迨於結綬。遂迷因逐物。今偷生且六十年。於茲矣。六十歲以前。備歷窮通禍福生死榮枯之相。回首盡是空華。六十歲以後。堪憐老死病苦三塗八難之因。究竟將歸輪藏。將來如赴死之牛犬。步步已迫死期。現在似少水之鮒魚。沾沾有何樂趣。馳逐於功名富貴聲華歌舞之場。愈增煩惱。即寄託於烟霞丘壑。友朋文字之地。未証清涼。蓋前此尚有好醜兩途。賢愚並驚。後來只爭生死一路。豪詰難逃。刻刻不停。星星非故。且如最痛癢。是血肉之軀。到頭果成何物。極親切。是兒女之愛。臨期畧不相關。一旦眼光落地。鬼手捉人。業力所牽。不知何處可上。識神未泯。總來妄想所招。現在五濁三毒之中。惘然果不知因。業不知報。誰向人天罪福之外。照見死此生彼。捨生受身。如來說。為可憐。閔者。豈虛語哉。從來佛種從緣。轉物湏知。良以發信者。因起。因者。相因。相悟性。此中導引。殊微。依實行權。在上。感通良在。吾里有海會院者。地可布金。人斯卓錫。邑中縉紳先生。後先項背相望。雲鶴翔梅。率飲茲八水。桐鸞絢采。曾棲此雙林。既現長者宰官。應身說法。合莊嚴供養。成就威儀。曠言練若。新此祇洹。真俗同歸。

人天作眼。瞻依調御。免流浪一十二緣。借渡慈航。期度脫於百千萬劫。蘭提慳是罪。波羅檀施為先。經云。愛欲為因。愛命為果。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知愛即是病。佛即是醫。貝葉靈文。中具驗方。見聞喜捨。便為良藥。詎可無一瓣香。向一佛二佛。試種種。根從茲讀。四句偈。於千劫萬劫。永護善果。既以福田淨土。接引中根。法雨慈雲。普洒含識。至覺海澄。性天皎潔。同臻彼岸。共拔迷塗。端有待矣。夫豈徒哉。又思韓退之。力避浮圖。大都是罪禍之根。至法王奧義。未涉津涯。蘇子瞻深心禪說。亦僅窺滌戲之跡。止借義海餘波。時資筆楮。且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所免者何事。君子無人而不自得。所得者安名。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則不可以死乎。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即可謂知死乎。噫。嘻。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窮於外者必反其家。古今大覺。均等仁慈。復先聖人原同悲智。今茲盛舉。良為大事。因緣借此。化城徐趨。寶所謹疏。崇禎丙子歲。杪朔一日。刑部右侍郎。張慎言書。或曰。疏中單從隻身說起。於普化之義。何居。楊時化曰。此正所謂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也。

昔人論多藏厚亡。原未嘗盛。則亦未始亡。天下之物。救天下之人。勿視為一家可矣。先生有讀書說曰。人之讀書。如用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飢。乃彌年經月。束書不觀。

何也。余悔壯而不知讀。雖讀而無用。今纔知讀書。是須臾不可離之物。然老而眊。又不能讀。利害禍福趨避之念。迫切無已。方乃讀。此而未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不止於死而已。非喜而讀。是懼而不得不讀也。喜而讀。欲罷不能。此中人以上。未易幾及于中人以下。但是懼而不得不讀耳。貧乏之人。半菽不充。疏食飲水。可幸無死。荼蓼之苦。其甘如飴。何也。救死之念切也。日費千金。無下箸處。強勉食之。味如嚼蠟。此其故又何也。每念古人飲食之禮。太盡美食。則諸侯至於庶人無等。有饌。有醢。有饘。有飩。有脍。有膾。有齊。更春夏秋冬之宜。芼蓼撰膽之制。噍奉生之奢。如此。豈作法於涼之意也。與因念讀書。當如古人飲食之制。六經則黍稷稻粱也。史則腳臄醢醢也。漢魏以後。詩則三酒五醴。清醲醑醕也。管韓諸書。則豕豢魚膾。脍脩脯羹也。韓蘇諸子。則糗餌粉醢也。山海水經。汲冢越絕。則芝栲菱棗栗榛梅也。老莊諸子。則薑桂椒蓼也。辭則讀易讀詩。煩則檀弓短章。愁而鬱。則歌詩咏騷。事隙則史鑑。如春多酸。夏多苦。春宜羔豚膏臠。夏宜胹鮓。秋犢麋。冬鮮羽也。漱其精。棄其餘。如魚去乙。兔去尻。羊冷毛而毳。烏膳色而沙鳴。則不食也。經則咀其實。餘則挹芬。如黍稷稻粱。侑以瓜食。雉羹。容食脯羹也。靈文貝葉。則參朮著苓乎。初食阿含深密。次般若楞嚴。次楞伽。卒以



法華華嚴飽焉。殆若萍丹砂。陰陽日月之精氣耶。噫。嗟何及矣。子餓夫也。必待珍饈而後飽。則死久矣。寧食瓢飲。可以不死。不知何者。是予究竟資糧也。噫。

東坡雜俎仁集終